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初版（渝）

錄

錄

（集說小篇短）

著 作 人 ； 艾 燕

發 行 人 ； 劉 俊 超

出 版 者 ； 華 美 書 屋

總 發 行 所 ； 華 美 書 屋

重慶神仙洞街七十二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第

一

輯

目 錄

一 日本轟炸緬甸的時候

二 鍛鍊

三 火車上

四 二

五 女人·女人

六 三

七 江

八 毛道人

九 丸藥

(一)

(二三)

(四五)

(六七)

(九三)

(一一五)

(一四一)

二

四

友

(一六五)

(一八一)

銀

銀

日本轟炸緬甸的時候

芒果樹開了一身濃綠的枝葉，就像抱雞婆帶卵的。蔭庇着腳底下石碑的水井。

鄰近的金塔，絲毫不怕熱辣的陽光，竟從椰子棕櫚林中，高高伸出頭來。彷彿豎起腳尖，要瞧什麼稀奇似的，直朝井這邊窺看。

井欄圍圍鋪的石板，常是溼濕的。石板縫里伸出細細的野草，總愛沾着水珠；象牙色的足板，棕黃色的足板，將她們圍落不久，從棋盤格印花布的統裙上，從水紅色的綢質統裙上，又撒落下無數雪白的水花，重新把葉片，裝飾起晶瑩的珠子。

許多木拖鞋，漆着青色花紋的，繪着黃色花朵的，素樸的只是釘着樹膠帶子的，都點綴在微有苔痕的泥地上頭，就像看熱鬧的小孩一樣，圍在井的週遭。

雜在一道沖涼的男女笑聲，水桶在石砌井欄上的碰擊聲，水花灑落在石板上的淅瀝聲、和着芒果樹梢頭呻吟的蟬聲，時時播送到炎熱籠着的椰子棕櫚林外去，勾起村中午間歡氣的人們，也渴望提起水桶來趁熱鬧。

村子盡頭的江邊市，因為響來了警報，向來沖涼的男女，便趕忙走回家去。但瑪景她那微微棕黃的瓜子臉上却現出什麼也不知道似的神情。借在朝井里打水。她圍着條水紅色的綢質統裙，從胸口到膝頭下邊，都全遮掩着的，其餘則赤裸在外面。她把水桶提上來，就用淡青色的洋磁碗，舀水來從胸口淋到足下。水紅色的統裙，早已濕透了，緊緊巴在身上。乳頭在綢子里，隱隱拱起，別個女伴回頭來催他：

「瑪景，你借沒沖夠麼？快躲呀！你又是穿的紅籠罩！」

瑪景不以爲意地笑着說：

「怕什麼，借沒放緊警報哪！」

站在井欄對面的巴御，裸着上身，圍着紅藍相間的條紋花布統裙。周身也已淋濕透了，他正拿肥皂來擦抹身上。棕黃的手腕上，刺着一圈藍色的花紋，手指縫里冒出雪白的泡沫，就像螃蟹吐的白泡子一樣。她聽見警報，便趕忙拿水來沖去肥皂泡沫，以便迅速走開。瑪景却一面提水上來，一面對巴御嘲笑那些回去的人說：

「他們真是胆子小！我看：日本飛機不見得就會來的！」經她這麼一說，巴御也不好意思馬上走開了。何況身上的垢膩又一直還沒有洗乾淨，便只好再用肥皂來搓。瑪景

便一面淋水一面把那一陣就要問的話說了出來：

「在那裏面也准許沖涼麼？」

巴卻不停手地抹着肥皂，眉頭微微皺了一下回答：

「一個月一次把，是准許的，可哪有這樣爽氣的地方呢？四面高牆，」息手，就熱了起來。」

「也准許讀書麼？」

「可就沒這份福氣了！」

「呵，那末三年來，你怎麼過呢？」瑪景停着手沒再沖涼了，「一本書都沒有放在手上——在外頭，你不是那麼地愛着書麼？」

「但那並不是在自己家里呵！」巴卻竭力隱着自己似諷諷，微微笑着說，「一個人有些時候，可以用不着書本子的。」

「那末，三年以來，怎麼過的呢？……」瑪景等了一會兒，見他沒有回答，就又問道：「就這樣整天光起眼睛坐麼？」

巴卻卻把水向頭上淋了幾下之後，才又微笑着回答，那隻嘴角上，已掩不住地犯諷刺

流露一點出來。

「不光起眼睛坐，有什麼法子呢？」

「呀，真虧你！這叫我就病倒了，坐那末長長三年！」

「三年算什麼！」巴御把拿肥皂的手，指一下椰林的緬寺，大聲笑着說：「釋迦牟尼不是從我們小時候就坐起麼？如今你看他，可皺一下眉毛？」

「那是佛呀！」瑪景嗔責地笑着說：「我記得你以前，不這麼愛說笑話！」

「我在里面練習出來的……就全靠這麼講笑話，才度過這三年不愉快的時光。」

「同哪個講呢？你媽媽回來告訴我們，不是說你一個人住一間屋子麼？」

「同我自己！」

「你又在講笑話！……同我正經點講吧！我覺得英國人把你出壞了。」

瑪景又重新岔起支來，從眉鬚淋到足底下去。

「不同我，又同誰呢？……整年整月，一個人住在一間屋子里！」

「那末，你怎麼講呢？——天才知道，一個人會同自己講笑話！」

「你到那步田地，你就曉得了。」巴卻笑着，略略皺一皺眉說：「我才進去的時候，四堵壁頭圍着我，不說看不見這芒果樹、這芭蕉葉，這椰子林，就是連那到處都現着的美麗的藍天，也在我眼前消失掉了。我沒辦法子，我只好拿釋迦牟尼說的「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來安慰自己。真的，我就這樣硬硬起來。……可是有時候，一到黃昏日暮，烏鴉在近邊竹林里叫着，廟子里又傳來晚禱的鐘聲，也會情不自禁地想起燃着燈火的家了，心里就湊楚得快哭掉淚。我沒辦法子，我只有盡量想些話來鼓勵我自己，甚至嘲笑我自己。我對我說，連佛都想效法的人，為什麼借像小孩子一樣的哭呢？學佛一樣大無畏的人，可不作與這樣呀！就這樣開始了我來對自己講笑話！」

「唉，不要講了！」瑪景臉上的笑容消失了，現着憤慨的神情，話借沒有說完，恰好村子盡頭那面的城市里，突然傳來緊急警報的聲音。巴卻拿乾毛巾急急忙忙地擦身上，一面又倉倉惶惶地看看遠處的天空，想發現敵機飛來的影子。

靠在城市埠頭的小輪船，載着市上的英國官吏，和印緬職員，以及他們的家眷，急忙向伊拉瓦底江上流，有着山峽的江岸駛去。黃色的煙窗輪船，尾飛着點點的海鷗，以及洋溢着白色波瀾的江水，都可以從一排排棕黃的樹幹之間，看得清清楚楚的。

瑪景瞧着江上，恨恨地說：

「那些該死的英國人！我惟願拿跟日本飛機，連船連人都炸個粉碎！」

巴卻已經迅速地跑去，把一條搭在香港葉上的乾統裙，拿來從頭上籠起，一面就將圍在身上的濕統裙，從足幹退下。同時借對瑪景大聲地叫道：

「噯，你借在這些什麼？快些換下，你那蘇紅龍基多打眼呀！」

瑪景掉回頭來，反一笑巴卻道：

「你那樣慌做什麼？簡直像初來此地的生客一樣！」

瑪景不但沒有立刻換下她水紅色的統裙，借把桶內未曾用完的水，拿青花洋鐵桶倒來一碗一碗地淋着身上。

一直沒有聽見飛機到來的聲音，而這面前的少女却又這樣勇敢，這麼從容。巴卻便無形中也把一顆驚跳的心，鎮壓下去了，他隨即問瑪景道：

「我，就會做生客。爲什麼瑪描瑪雅金她們也嫁去了呢？」

瑪景立即把頭一偏，驕傲地說：

「她們是英國人，還是我呀！」

巴卻便懇求地說：

「瑪景不要再充很了！就作算你是全鎮市——不，全緬甸最大哩的女郎好不好！」
在平時，瑪景要是聽見一些男子在這樣阿諛她，她會縱聲笑了起來，一面責備地

說：

「我不喜歡聽你們這些空話的！」

現在這話却出自三年來她所景仰的一個英雄嘴上，便禁不住很高興。因為巴卻被捕的時候，瑪景就知道他是爲了緬甸的獨立，才遭了英國政府的毒手的。然而她的臉上却仍裝着若無其事的樣子，平平靜靜地說：

「不要緊，日本飛機借沒來呀！」

巴卻已把她搭在芭蕉葉上的乾毛巾和水綠色的圍裙，雙手拿着送來了。像母親責備不聽話的小孩子似的，那麼催促地說：

「瑪景，聽我的話，快快換上，不要這樣看輕自己的生命，爲了我們多災多難的祖國，我們年青人應該活得長命一點……」

瑪景只接着乾毛巾，一面指着頭上的芒果樹，帶着確信的樣子說：

說：

「不要緊！有這座天做的帳幕，保護我們，借怕什麼！」

巴卻便指着近邊椰子棕樹林中，那個在陽光里面放着燦爛光芒的尖塔，大聲着急地

「那就是個大目標呀！要是離遠一點，也借不要緊！」

這時前面的天空，有着噹噹隆隆的聲音，越響越分明起來。巴卻不待她換上乾統裙，就要拖她離開這接近目標的地方。瑪景連忙朝四週看了一下，才小聲地說：

「巴卻不要急！我告訴你，就是換這道個金塔，我才不怕哪！」

巴卻不理會她的話，只一面拖一面責備她說：

「你怎麼借這樣的迷信呀！就是釋迦牟尼活著，他也要躲敵人的轟炸的！」

「你不要急呀！你借沒有聽懂我的話！」瑪景脫開他的手，很敏捷拿過水綠色的統

裙來換，一面又挨近巴卻的身邊，小聲地說：

「你千萬沒要講出去，人家摩基同加摩里士交涉過，炸彈不會亂丟的。」

巴卻吃驚地問：

「哪個告訴你的？」

日本飛機越響越大聲了，瑪景換上水綠色的統裙，一手拿着換下的濕東西，一手便拖着巴卻走，同時現出不容對方分辨的臉色，強迫地說道：

「跟我去躲躲吧！我不會騙你的，你相信好了！」

因爲敵機把他弄慌張起來了，這時巴卻只好跟着瑪景亂跑，他是昨天才剛到家鄉來的，什麼地方有防空壕，什麼地方好躲敵機，他借一點也不熟悉，但他跟着聽到一座大門時，抬頭一看，見是廟子，便驚嚇地叫起來：

「你怎麼搞起的？到把我帶到塔底下來了！」

「我不會害你的！……：你不相信麼？」瑪景立即湊近他的耳朵邊上，略帶生氣似的神氣說：「那個事情，是我爸告訴我的！……：你去看看，我們一家人都躲在塔里！」兩人拔達拔達地響着木拖鞋跑了進去，一個小和尚看見了大聲喊道：

「噯呀，你們沒脫鞋子哪！」

「啊啊，一急就忘記了哩！」

瑪景立即躬下腰去脫掉，巴卻躊躇一下，也隨即赤起了足。這是緬甸自古傳下來的風俗；到寺里去禮拜佛陀，以及過人家去做客，都須進門脫下鞋子。這種風俗，緬甸人

極其注重。先帝英國維多利亞女王，到緬甸巡閱，緬甸人向她有過三大要求：第一項是關於政治方面的。第二項是屬於經濟方面的。第三項便是女王若上仰光大金塔去參觀，必須脫下鞋子。

瑪景的母親和妹妹兄弟和一些小和尚，都立在廟子的房簷底下，仰頭觀看飛機。母親老遠就在責備瑪景。

「你怎麼沖那樣久呀？飛機到了你才來！」

瑪景沒有回答，只一面走一面把手掌遮在額頭，仰起臉瞧，屋前長着棕櫚椰子菩提樹，滿地綠蔭。飛機嗡嗡隆隆的聲音，響遠之後，一片蟬聲，顯得寺院十分幽靜。

瑪景的母親同巴卻講了一陣，就笑着說：

「僧是同從前一樣來玩吧！我們家這些小孩子，差不多三年來常常提到你哩！……瑪景的爸爸要是曉得，他今天就會趕回來哩。……」

瑪景的弟弟忽然指着天空，大聲驚叫起來：

「那不是飛機麼？」

惹得瑪景的媽媽，也停止了說話，趕忙叫孩子站進一點，她怕飛機看見了人，會飛

下來投彈。

瑪景從棕梢枝頭看出去，聽見暈着一層陽光的粉藍天空，確有一隻小小的黑色飛機，在緩緩盤旋。接着看見飛機的兩翼，閃動了幾下，立即恍然大悟，把蓬在額上的手，放下來拍着，一臉歡笑地叫道：

「你們來看怪飛機呀，翅膀一閃一閃的……等下借會下來抓雞仔哩！」

「岩鷹呀！這騙人的鬼東西！」

瑪景的弟弟，也看個明白了，笑着罵起來。

捧基坐南底亞也走出來了，他披著黃色的布袈裟，左臂完全袒露出來，手里不住地數着唸珠，聽見瑪景她們在說話，便帶着曉諭的神情，笑盈盈地說道：

「世間一切現象，全是由於心里想出來的。從後，再不要驚慌了，加攀里士的飛機，你們把牠當成岩鷹就是。……呵呵，巴卻君，你出來了！歡迎！歡迎！我前回說過，巴卻君自由的時候，我們的編甸也在自由了，現在果不其然！」

瑪景却現着懷疑的臉色，向着捧基坐南底亞說道：

「捧基，請原諒弟子的愚昧！現在既是編甸在自由了，弟子借很不明白，弟子只覺

得我們緬甸人又在遭劫了！土瓦和毛毯棉那邊，緬甸人不肯修路，給加攀里士殺得不少呢？——

捧基巫南底亞微微笑了一下，正如一個聰明人在笑對方的愚昧一樣，向瑪景說道：

「你們總愛相信英格里士的話！他們的報紙，我說不要看了，你又在看！」

捧基巫南底亞臉上雖是表現得溫和，但聲音却說得十分威嚴，弄得瑪景不辨紅了臉，但她並不就此屈服，她是個心性好強的女郎，仍然把她要說的話說了出來：

「但是加攀里士的飛機，炸死我們緬甸人，却的確是個事實哪，頗甯一家人炸死，這是我親眼看見過，捧基也不是沒有看見過！」

捧基巫南底亞仍然保持那種譏笑對方愚昧的態度，微微笑着說：

「從不自由到自由的時候，總難免不流血的！而且那麼高的地方，投擲炸彈，就是神仙，也不會沒有錯兒！」

瑪景很是不安地說：

「那末，照這樣說來，這里怕也不好躲了吧？萬一投錯了呢？」

捧基巫南底亞看了一下屋宇背後的金塔，想說「有這麼顯明的標記，哪里會錯投

「但因不便講得，只好改口說道：

「你且聽着，佛法無邊廣大，我輩僧俗人等，幸託保佑；只要你們善男子善女人誠心誠意，禮拜我佛如來，我敢斷言，炸彈不會落在此地的！」

「瑪景在平日只要母親遞遞眼色，也就可以不講下去了，但今天有了巴卻在場，便不願意自己認了輸，所以又向捧基巫南底亞說，語氣則盡量地使其媿婉。

「捧基，請你開導弟子的愚昧！我們却曉得願甯就是一個道地的佛教徒！年小的兒子，借送在廟裏去學和尚。他的女兒瑪媚，放假回家的時候，天一見亮，就站在門口，留鯨魚呀肉地，一大早晨都在佈施僧人，誰也沒那麼虔誠，爲什麼她們一家人……」

說到這里，瑪景聲音有些硬咽起來，眼角忍不住冒出了淚珠，因爲瑪媚是她中學裏面要好的同學，慘死的時候，她跑去看過，哭過一場，如今一提起來，借要使她忍不住淚落心酸。

捧基巫南底亞並沒有立刻回答她，却轉回頭去，向她的母親，略略皺起額頭說：

「英格里士辦的學校，實在進不得！」

然後又轉回頭去向着瑪景，用威嚴的聲音，開導愚昧那麼地說：

「佛教徒！哪個不是佛教徒呢？實在說來，要有真正信心的，那才算得上呀！」瑪景的母親不再用眼睛來制止她的女兒了，却立即向捧基坐南底亞奉承道：

「是的呀！那全靠一片信心！你心不真誠，蓋僧拜佛，都是沒用的！」

巴卻早不願意傾聽她們這一番問答了。便和瑪景的弟妹妹走到椰樹稀少的地方，去看天空：到底有沒有飛機的影子。他們走近一間樹下的小屋，剛要站着，突然小屋里面跳出一隻帶鏈子的惡狗，發怒地向巴卻撲來，張嘴露出鋒利的牙齒。這隻愛咬人惹禍的狗，人家本要把牠打死的，主持和尚却發慈悲心，牽回廟上來喂養，但牠野性難改，看見生人走過的時候，便要跳起來咬，這時，和尚看見狗在撲巴卻，便立即揚聲叱罵，巴卻也趕忙跑開了。瑪景的媽媽便笑着向巴卻恭賀地說：

「你真是運道好，算得喜上加喜了，要不是我前天捐根鐵鍊子來套她，今天有你的！上次……：是不是五六個月前？捧基，……：有個日本捧基來這里，牠掙斷索子跳出來咬，幸喜趕得快，只撕爛人家的籠基！……：不，我說錯了，是咬爛了褲子，人家日本捧基是不穿籠基的。」

瑪景的媽媽，說到尾後，便不自禁地好笑起來。巴卻聽見狗撕爛了日本和尚的褲子

，他也笑着說：

「這倒是條好狗嘛！」捧基壓兩底亞略仰着禿髮的頭，向着屋簷上的棕櫚樹枝，現着回憶的神情，吟味似地說：

「那……：怕是……：去年濟水節的時候吧！」

瑪景却像受了委屈似的，仍在含着眼淚，獨自喃喃地說：

「我們在仰光的時候，一到禮拜天，她就定要我上大金塔，去對佛前獻花。那樣的人，都說沒有信心，真會叫她地下都睡不安的！」

巴卻聽見她偕同捧基那壓壓地纏個不清，便想把這番嚴肅的辯論，變成一陣愉快的笑談，就接嘴說道：

「這是沒法子的！如今到處都在轟炸，連十八層地獄，都要炸穿，僧想在地下安睡……」

這使得捧基壓兩底亞也笑了起來，他不願意再鬧這固執的少女了，想變換一個談話的題目，就把拿哈珠的手，向巴卻伸出一下，做出激情的姿勢說：

「來！我們偕是進去談一談時事吧！」

接着又向瑪景的媽媽她們說：

「大家都進來坐一陣，飛機師不會再來了。」

巴卻他們赤足尾着走了上去，捧基巫南底亞緩緩登上樓梯，一面揚着機師的聲音說：

「巴卻君，你借記得，三年前有一天夜里，大約離你被捕的前一月，我們在這樓上的聚會嗎？那時連咳嗽都不敢大聲……想不到今天……」

「一隻黑得發亮的烏鴉（比中國的烏鴉小點）正如他的同類一樣，不但飛在御廟外搶取人頭上頂的食物，（緬甸人總把東西頂在頭上走路）借趁樓上沒人在的時候，飛了進來偷食東西。現在看見人進來，便趕急從西邊窗子飛了出去。捧基巫南底亞舉着鴉隻披過林梢飛向江面去的烏鴉，對巴卻他們快快活活地說：

「那飛出去的並不是一隻烏，我覺得牠是我們緬甸的靈魂，從狹窄的牢籠，解放到廣大純世界去了。」

瑪景的母親，連忙低眉合十地立着，她向來聽見捧基巫南底亞在說法打比響的時候，她總要做出這麼恭敬諦聽的樣子。巴卻却微微笑了一下，沒說什麼。

捧基巫南底亞的住室，是在樓上，里面除了一角圍着黃色布幔而外，全是空的，沒擺什麼桌椅一類的傢具。地板漆過的，擦得發亮，簡直不粘一點灰塵。四面的木壁，都安有玻璃窗，全是敞開起的，挨在窗口的菩提樹棕櫚樹，一齊把綠蔭，掩映到屋里來，滿室顯得異樣地清涼幽靜。

捧基在屋子中間盤起雙足，打坐在地板上，瑪景的媽媽，就側起足幹，坐在捧基的周圍。捧基叫小和尚把一個朱紅漆盒放在面前，自己並不去取，只撮起三根手指，向盒子比了一比，一面向衆人和譏地說：

「嚼點檳榔哪！」

瑪景的弟弟渥梗，妹妹瑪敏，不嚼檳榔，他們只去摸媽媽身邊帶來的口袋，一面連連說他們餓了。做媽媽的就向捧基說：

「怕借沒過午吧，捧基你吃點麵包好不好？」

她打算把帶來的麵包，分跟大家吃。捧基忙搖手說，才用過飯，他不要吃了。小和尚跑到圍着布幔的那犄角，去看了一下錶，隨即跑了出來，現着失望的神情說：

「十二點半了！」

於是瑪景的媽媽，就把麵包各分一塊給渥梗，瑪敏，小聲吩咐他們說：

「拿出去吃！過午了，不好在捧基面前吃的！」

隨即就把其餘的麵包，放進她那手提的袋子。因為在緬甸地方，出家人吃東西是忌諱過午的，他們一切暈腥，却不禁忌，只不准午後再有食物進口。

捧基巫南底亞現出寬大仁慈的臉色，滿不在乎地說：

「你們吃吧，在這里，莫相干的！」接着揚一揚眉毛，遞着巴卻：「巴卻君，你出來，你的感想怎麼樣？」

巴卻嚼着檳榔的，他爬起來，走向窗口吐出一嘴紅色的唾沫，才又坐下，微笑地回答：

「關於哪一方面的呢？」

「當然，我是說關於我們國家的命運的！」

巴卻沉思一下，才慢慢回答，面上不禁現出嚴肅的樣子。

「我也許才從那個地方出來，身上借帶着黑暗吧？我沒有捧基那麼樂觀。我說一句褻瀆的話，我覺得我們的祖國，就像樓下那隻可憐的狗一樣。」

瑪景吃驚的叫道：「呵，怎麼這樣比呢？」

巴卻便略微停頓一下。捧基看了一看巴卻，微微一笑，然後帶着鼓勵的眼光，向巴卻說道：

「說下去吧！我想一定備有精采的東西在後頭！」

「你們想一下吧！的確像那隻可憐的狗！」巴卻加重語氣地說：「先前英格里士給她套上的索子，經我們革命的前輩，幾十年努力掙扎的結果，差不多快要磨斷了。」

捧基巫南底亞愉快地插嘴說：

「說得好！現在就快要磨斷了！」

巴卻立即趕着說：

「很不幸的！就在這個快要磨斷的時候，又要讓人套上新的鐵鏈子了！」

「這你是指什麼人呢？」

捧基巫南底亞微微驚訝地問。

巴卻用着低沉而有力的聲音說：

「這是指的日本帝國主義！」

捧基巫南底亞把肩頭鬆動的袈裟，朝上擡了一擡，同時急促地說：

「這是你同外界人隔絕了！所以……」

巴却趕忙分辨地說：

「不，我儘沒有失掉自由以前，我就想到這回事了，那時候，我記得是日本的軍隊，正佔據中領的青都南京。……」

捧基巫南底亞趕緊截斷他的話說：

「可惜去年撥冰節的時候；你借在里面，不然，你聽了人家那一番談話，你就明白了——至少不會有這麼悲觀的看法！」

巴却提高聲音斬鋼截鐵似地說：

「那他再說得天花亂墜，也掩不過事實呀！」

捧基巫南底亞幾乎憤慨起來了：

「什麼事實呢？……至多也不過像剛才瑪景說的，冤枉炸死幾個人罷了！」

巴却竭力抑止自己的激動，一個字一個字地說：

「捧基，請你看看高麗罷！這是人所共觀的事實哪！就在一千八百八十年左右，高

麗那批新黨，金玉均他們正如我們今天某些黨人一樣，想脫離外國政府的羈絆，錯把日本人當成了救主！……結果怎麼樣呢！偕不是和樓下那隻可憐的狗一般，換上一條更牢實，更厲害的鐵鏈子！」

捧基巫兩底亞數了幾下手上拿的珍珠，裝出平靜的樣子微笑着，看一下窗外的天空才說：

「人世間的事情，就如天上的浮雲一樣，那是變幻無常的！你剛才說的高麗，即使真如你所說的，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想現在總有些不同吧？」

「不同？只怕鐵鏈子換成鋼鏈子罷了！捧基，你最好去問問那些流亡的高麗人吧。」

巴却冷冷地說，眼光却轉向着瑪景。瑪景對他微微的一笑，彷彿在說：「謝謝你，你制伏着這個老頭子了！」

捧基巫兩底亞數了一會珍珠，旋又現着諷刺的笑容，向巴却說道：

「那麼，這樣說起來，那個曾經使你失掉自由的敵人，你偕很願意幫他的忙罷。」

巴却忍不住激動地說：

「假使這是對於我們的祖國，更能獲得自由，我個人方面的仇恨，到是在所不計的！」

捧基巫南底亞沉默了，低着眼光數着她的佛珠。

窗外菩提樹枝頭，傳來一片蟬聲，屋里分外顯得靜寂。

瑪景站了起來，走到窗口去，竭力抑止着自己的喜悅，小聲地說：

「今天警報太久了！怎麼消不解除呢？」

瑪景的母親着實感到餓了，她也站起來，一面向捧基打着問訊：

「飛機不曉得借來不來？捧基，我們先回去不要緊吧？」

捧基巫南底亞抬起威嚴的臉來，做出十分懇切的樣子說：

「善女人，不要緊的，你是那樣有信心！」

恰好城市里傳來了解除警報的聲音。溼梗和瑪敏在樓下大聲喊道：

「解除了！媽媽，快下來呀！」

於是，大家別了捧基，欣喜地走下樓去。

鍛鍊

第一封信

姐姐：

我現在又靜下來跟你寫信了，真有說不出的快樂！這次寫信，信紙鋪在一家老百姓吃飯的桌上的。桌子板縫，間的很覺可以塞進一根指頭。桌面起着一層油垢，光景好久以來，就沒擦過。桌子底下有一羣雞兒，假在抱雞婆的身邊，不時吱吱地嚷鬧。但這並沒有妨害我寫信的愉快心情。你瞧屋外的景緻才美哩，一望的桑樹，鋪着肥大的綠葉，映着午後的太陽，閃耀着多麼好看的綠色光輝！越過桑林，是許多長着禾苗的稻田，碧綠的大海似的，伸展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幾乎使人覺得這像是坐在一隻船上寫信，——而又正當着風平浪靜的日子。天邊一痕黛色的山影，淺淺的透露在地平綫上，看來宛如海上的洲島。我坐的這隻船也就可說是正向那兒馳去的。姐姐，我從來還沒有這麼喜歡

過！我覺得這幾天來活着的每一分鐘，每一秒鐘，都值得讚美。一位同事不知從哪里找來一本舊的譯文雜誌，就坐在門坎上看，向我微笑說：「我看你真有點飄飄然哩！」你想，當一個人從危難和死亡中逃出來而又覺着自己真正安全了的時候，這是沒法子忍着快樂的，姐姐我怕告訴你，但又忍不住不告訴你，我們那個淹了幾年的家鄉池塘，這次第總會冒險回去過一趟，不過這並不是我一個人，而是陪着我們這隻可愛的部隊。

我們這個部隊一探聽到日本兵夜里把糧食運到江邊去，又把子彈搬上來，便決定到橋上去攔截。知道夜襲的地方，就在狗的家鄉，我興奮得不得了。我要便中看看我們那處小河繞着一半的院子，樹木和竹子是不是長得更更高。五年前我和你親手在園子裏栽的梨子樹是不是在這夏天時候，已經結出甘甜的果子。我更想看看田地裏頭爸爸媽媽的墳上，有沒有踐踏過牛羊的蹄子，有沒有拿跟小河泛濫起來的水浸沒。但可惜那一夜太黑了，眉一樣的上弦月，很早就沉落下去，天空雖是鋪滿燦爛的星子，但是在大地上下細看出什麼來，是很不容易的。而且每個人都要服從隊長的指揮，該伏在蘆葦的塘邊，你就得靜靜的，不能濺到野草叢茸的小路上走動；該蹲在樹叢中向公路上觀察，你就得眼睛定定的，不能掉頭東瞧西望，仔細看你近邊的村莊。不過，我漸漸感覺出了，

可以說不是單獨用眼睛或耳朵，而是用各種感官綜合感覺出來的。水浸着野草蘆葦的小塘，映着點點迷離的星光，就是我們爸爸在那里垂釣過的那個小塘；高出在小河上的橫橋，用垂柳的陰影，輕盈覆蓋的，就是我和姐姐依着石欄看過鱖魚捕魚的那個橫橋；穿在田野中的村路，兩旁繞着青青的小棉花地的，就是讀書識了常常隨着夕陽去散步的那些村路；當我感到出來了的時候，真是有說不出來的喜悅。但同時又多麼難過呵，四年前我們可以對着晨光照着的田野，露珠點點的草地，大聲快樂地唱歌，叫早上耕種的農人，停下手來聽的，現在却連咳嗽也聽咳嗽一聲。四年前我們可以隨意在小河邊上，拋着石頭把蘆葦中棲息的野鴨，撲撲地驚起，讓自已拍手歡呼高叫的，現在却連粘在草鞋底下的泥土，都怕落在水裏，激出響動。我和我的同伴，伏在林子裏面，聽着憑着心子禁不住疼痛起來——故鄉呵，是多麼親切，却又多麼生疏；是多麼可愛，却又多麼可怕！……

不久，隊長叫我們格外注意，說是時間快要到了，這才打斷了我的沉思，一心一意傾聽着遠處公路上駛來的汽車的聲音。這時四境的村雞，在開始第一次叫了。東邊的天上，還沒有透露一點黎明的影響，原野仍舊眩暈沉沉的，發着一層水汽和夜霧。

姐姐，寫到這里，突然接到日本兵有來襲擊村子的消息，我們又得立刻移動了——這猶如海上起了風暴，這隻船開始在猛烈地顛簸起來，不能再從容不迫地給你寫信了。

弟弟啟收 六月三十日

第二封信

姐姐：

現在我們這個部隊已移到山里來了，紮在一個小小的廟子上。周圍是層不盡的蒼翠的松林，下午到來的那一陣，還聽見海上的濤聲似的，遠遠地響來，又散播到遠遠的地方去。此刻夜星却是非常地靜了。屋角松樹梢頭，松鼠悄悄地跳動，以及松苞碰落下地的聲音，都可以聽得清清楚楚的。簷頭常常有小小的蝙蝠無聲地掠過。偶然也碰進屋來，但一見燈光，便又驚駭地閃出去了。門外西邊的林梢，掛着的上弦月已經變成一片金色的西瓜，不再是一隻彎彎的眉毛。林中掩映着輕微的月光，顯得分外清涼而又幽靜。今晚大夥弟兄都下山去夜襲去了。他們要我靜靜休養幾天，不讓我去參加，我便坐在神桌面前，繼續寫那前次尚未寫完的信。

那次的夜襲，起初一頓手榴彈和步槍，就全把日本兵打散了，但因搬運遺落下來的糧食和軍火，擔擱了時間，後來就遭了敵人大批援兵的反攻，（因為他們有電話有汽車）竟至陷入了包圍。有些人突圍跑了，有些人打死了，我孤獨自躲在一個水窖的蘆葦裏面。幸賴這些地方，是我的故鄉，先前走得熱不得熱的，我便趁地里棉花枝葉的遮掩，向我們那個院子爬去。真的是在爬，一點也沒有得過火。因為敵人不斷地放出照明彈，把整個田野照得通明大亮的，誰敢伸起腰幹走路呢？感謝棉花，那長了兩尺多高，密密鋪在田野上面的青色枝葉就像一床很高的藍色被蓋，遮在大地身上一樣。我藏躲的地方，雖我們的院子，至多不過三兩里路，但我在這張藍色被蓋下却爬了兩個鐘頭。一則是爬起來，比走着慢，二則是不敢抬起頭看，常常爬錯了方向。天亮的時候，我還在棉花田內，知道暫時可以脫離危險了，我便靜靜躺了一會兒。棉花已經開了花了，橘橙色的花冠，小朵小朵的露臉在青色的枝葉中間，再蘸着夜來清散的露水，抹上早晨金色的陽光，真是無比的美麗，無比的新鮮。我還從來沒有這麼親切地看過，她們有的睜我的眼睛，僅僅五寸遠。只消我一伸手，就可以摘下她們。但我不敢摘她們，甚至竟然不敢觸她們一下。你瞧，我的手指沾有泥土，是多麼地污穢，多麼粗糙，她們是多麼清

新，多麼嬌嫩；姐姐，你以為一個人做了戰士，就很殘忍嗎？這是不然的，做了戰士，無非對惡更能剷除，對善更能愛護罷了！你還記得嗎？我小時不是很愛捉螞蚱？牠們給我玩夠了，還不讓牠們好好飛去，總得要折下牠們的腰子，或是一隻翅膀。現在呢，一隻背身子紅足幹的大螞蚱，起先停在我的胸襟上，後來又站在我額上的髮尖，我卻沒有驚動牠們。自從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以後，我已經深深嘗到和平生活被損害的痛苦，等日子被擾亂的悲哀，因此，我就更能尊重別個的安寧和自由，而不去無原無故地加以妨害，即使他最卑微最不足令人注意的小小生物！

後來，我慢慢坐了起來，小心地探頭望望，四下沒有人，做莊稼的還沒有下田做活路。只有蜜蜂這種勤快的工作者，已開始飛到嫩黃的花朵上，一面嚶嚶嗡嗡的唱歌，一面忙忙碌碌地在採集花粉了。我第一眼看見，我們門前那根高大的梧桐樹，葉子比先前長得更加茂盛，枝條張得更加寬。旁邊木槿花也開了，濃茂的青葉高頭，吐出一朵朵雪白的花，彷彿簪在女人又密又黑的頭髮上。姐姐，你還記得麼？我們在梧桐腳下，靠著木槿花籬，擺着一張紅漆的小圓桌子，周圍再安上幾條白色的帆布軟椅，一盤喝茶一盤看書，度過多少暑期愉快的長晝，於今歸來乍見之下，幾乎疑惑我們尚未安好桌椅，

等會兒就要擺出來似的。

我趁着四下沒人的時候，就大膽地走進門去。先前我們逃難時叫搬來看家的佃戶葉阿長，他們一家人剛剛起來。那個小丫頭叫做阿翠的，阿長的女兒，首先嚇得叫了起來。姐姐，你可以想像得出，我一身怎樣的難看，軍衣掛破了，又滿粘着泥巴。後來老傢伙看出是我，就連忙請我進屋去坐。他有點鬼聰明，的確如你先前批評他的，他不用問我，似乎就明白我是做什麼的，他讓我坐好之後，便到門外去瞧瞧，看有沒有人尾來，或有什麼什麼人看見。

我的書房內，也仍然和先前一樣，書架和書桌，都擺得好好的，當窗的芭蕉逃難那一年才種的，現在葉子長得又綠又大，連粉刷過的屋壁，也顯得染上一層淡淡的綠影似的。使人坐在里面，感到寧靜而且喜悅。這幾年來，在我的想像中，書房一定零亂不堪，不放着犁耙鋤頭鐮刀，就堆着芋頭紅薯，以及棉花的種子。料不到還會完全保有原來那樣的潔淨和清幽。彷彿我才出門幾天而又重新歸來的一般。我一進書房的時候，便自然而然對阿長這個老頭子，起着深深的感謝！這顯然是他尊重我，長久不忘記我，才能把我喜歡的地方，保管得這麼好的。但我依然忍不住嘆氣起來，他再保養得好，整個

的國，沒有收復回來，我又哪能多住幾天呢。

我向阿長老頭子表明我的謝意，他說這是他的兒子阿寧保管的。他還帶着驕傲而喜悅的神情，誇獎他的阿寧，說他這幾年內已進了中學，書讀得很好的了。不錯，難怪。桌上擺有代數幾何，地理歷史的教本，以及我先前並未留下的，如胡適之翻譯的短篇小說集那類的書。接着就有一個十六七歲的青年，穿着一身學生的制服，走進來向我打招呼，臉上却帶着驚奇而又歡喜的樣子。唉，誰還能認出這就是我們從小看大的。那個拖鼻涕的看牛孩子呢？我還記得先前葉老頭子爲了兒子沒錢讀書常常發愁，我們還向父親老人家提議過，義務送他兒子進學堂，父親表示反對，致未成功。跟着父親逝世了，我們才想違背他老人家的心意，去做一件應該做的事情，不料戰事就發生了，接着就是逃難。姐姐，這一經過，我想你還不至於忘記吧？現在這孩子已經如我們所希望的，在受窮人不容易受到的中等教育了。這顯然是這幾年未繳給我們的租穀，使他們富裕了，造成孩子能進學校的機會。阿長老頭子這種行爲（即是把我們的租穀，花費一部分在孩子的教育身上）當然是使我們衷心感到喜悅的，姐姐，只是我們先前逃得太急了，沒有把我們的心意，預先講了出來，叫他們明白我們並不跟父親抱一樣的見解，這倒不是我沒有

意擺出施恩的面孔，叫人感激，而是要把我家自父親以來待人的印象變好一些。我至今還在寒羞父親說的話：「他們做佃戶的都進學堂讀書，天地間還有哪個肯種田呢？」

這幾年的租穀，除了一部份花給阿寧的教育費上，當然還有許多剩下來。這在我是用不着索還，而且也不必要有這一筆款子的。只其我想着姐姐先前在家里過得很舒適，而現在却在外面度着流離的日子，應該有一筆錢寄給你，讓你暫時息下教書的清苦工作，好好地休養兩三年，而不愁到外甥他們的生活。再呢我這想捐些錢給我們的部隊，使弟兄們在這夏天的時候，多一件換洗的汗衣，在平常清澆的生活中，多一份有營養的食物。於是，話一有機會談到的時候，便講了出來。同時我也還很客氣地申明，說是他能拿出多少，就給多少，不一定照數歸還，然而話雖然是這麼說，可是心里總想——至少是替你，多收到一些。

阿長老頭子對我這番說話，並沒什麼具體地回答，只推說日本人捐稅收得很惡，有時下鄉來徵收東西，就簡直等於搶劫。他說的時候，皺緊了眉頭，最後還嘆氣地說，「像現在這樣子爲難，到不如先前做佃戶好些。」他說的也是事實，但有意不繳租穀，却也同時可以看得出來。這一點我不生氣，反正我們沒有在田地里流過一滴汗，穀物歸他

們種植者所有。到是一件應該的事情。只是我不滿的一點——我覺察出來了，他有些狡猾，說話的時候，常常不必要的眨他的眼睛。這時平心想起來，也許他的眼睛有毛病；但那時候，我的確看着就有些討厭。

我本來不一定要阿長老頭子繳還田租的，因此當場就跟他申明，說我不是特別回來收租的，只不過搭便講講吧了，並且我自己生活不成問題，用不着要什麼田租。我無非想拿來幫助別人，「要是你需要，你用了，反正幫助別人跟幫助你家 都是一樣的。」我說我這幾年內最關心而且最渴望的，乃是打退——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者，別的不在我的意下。順着這一句話，我就同他講國家大事起來——我既然把我祖先遺留下的田地上的出產放棄了，我便決心在這個莊稼人的頭腦里面 播下抗戰的種子 得到另一種收穫。葉阿長老頭子聽着，神情很冷靜，既不搭話，也沒現出什麼感動。我難受起來，我幾乎疑惑我這一次襲擊的失敗，竟連鼓勵人的才能也失掉了。最後我還鼓起勇氣，重復簡切地說：「阿長老爹，這用小着你勞多大的神的，日本鬼子有什麼動靜，你留心看在那里。我們這邊有人到來的時候，你就告訴跟他。……」

阿長老頭子經我促催之後才現出害怕的神情說：

「要是日本人知道了呢？」

我見老傢伙太怕事了，便擔保他道：

「斷斷不會的，我們的人，來去都很秘密！日本鬼子再精靈，也萬難查出！」

他的兒子葉阿寧，在旁邊帶着興奮的神情在聽的，這時忍不住地插嘴說道：

「爸爸，我看這沒什麼要緊的。」

阿長老頭子立即罵道：

「你曉得什麼？……誰要你插嘴？」

接着眨眨眼睛，向我說道：

「就說你們那里做得很嚴密，我這邊可不能保險。第一入來人住，不說隔壁隣居看得見，就是我家里人也守不住嘴的……我們黨得很，只曉得做莊稼，別的事情管不來！」他尾後幾句話，說得斬釘截鐵的，毫不容人反駁。剛才我只覺得他真鄙可厭，現在才看出他簡直是奴性十足的，心目中竟沒一點國家觀念，我沉默了一會，才忍着氣向他說道：

「難道日本鬼子長遠來徵發你的東西，把你辛辛苦苦做成的莊稼搶去，你甘心認得

下嗎？」

阿長老頭子眨了一會眼睛，然後嘆口氣說：

「這沒法子的，大家都遭着這樣的年程！」

我忍不住了，冒火地說道：

「大家都遭這樣的年程，可是別人却不像你這樣沒心沒肝的！你陪我去訪訪看，哪個心里頭不恨死日本鬼子。」

阿長老頭子勾下他那腦頂垂髮的頭，一句話也不回答。看他這模樣子，我越發起氣了，按捺不住地罵道：

「昨晚你聽見槍聲沒有，那是小打一場，我們的大隊伍，很快就要打來的，那時候，你同日本人一道去滾吧！」

「爸爸……」

葉阿寧在旁邊又想說話了，我見他臉上現得很痛苦，眼睛里含着淚。阿長老頭子却惡狠狠地向他罵道：

「雜種！有你講的了！進去！」

這話，顯然是在地桑篤德，我氣得要命，幾乎想跳起來踢老頭子幾腳。他的兒子神情快要出似的，低着頭趕忙跑了出去。

阿長老頭子見他兒子出去，便立即走來拍拍我的肩膀，小聲地說：

「你的話說得很有道理，我早就明白，只是我兒子在旁，我不好說的，老實說一句，我比任誰哪一個，都要恨日本人些……以後，你們隊伍要我做什麼，只通知我一個人好了。」

我見他轉變得這麼快，臉色現得很是安詳，一點也不勉強！自然，我不免有點疑惑，怕他騙我，但我想，他是個只顧本身利害的人，聽了我的恐嚇話，（說大軍隊就要打來，以及爲了田租方面的利益，或許說不定會真的聽從我的宣傳的。姐姐，我入世太淺，完全受了騙了。晚間當我睡着了的時候，他就去引日本兵來抓我，我現在才深深看出了，做佃戶的在太平的時候，所以肯卑躬屈膝地服侍他們的地主完全是由於軍警法律的鎮壓。一旦這種設備沒有了，做地主的，暫時得不着保障，他們便會起來佔領平日耕種的田地，危害他們服侍過的主人。我們本來想把被父親以來主佃關係，弄緩和一點的，——其實就把我應得的一份產業送他，也沒關係，不過，所以沒有乾脆做的原因，就怕

他有了錢又會爲富不仁起來。料不到他們復仇的刀子，就先加到我的頸子上來。差一點就使我做了贖罪的羔羊。這裡的朋友會把此次的經過下細研究過一遍，他們批評我，說我沒有深知阿長老傢伙的爲人，就不該處在那樣的危險地方還去罵他，將他激惱。我不服氣他們的指責，我認爲阿長和我們暗中是有着世仇的，因爲他能隱忍，一向在父親和我們面前，總強笑嘻嘻地，說出一番討人歡喜的奉承話，同時我們加跟他的重壓，也許還有難堪的侮辱（我不敢担保父親沒有很厲害地罵過他）得不到他顯明的反應，就行之若素。且自騙自己，以爲我們主佃之間，過得和和氣氣，毫沒芥蒂的了。其實他是懷恨到了極點的，一有時機，他便要報復。這回你就同他說了好話，我相信他也不肯饒恕你的。

寫到這里，下山去夜襲的弟兄，已經回來了，他們這次得到很大的勝利，還俘虜一個日本兵。他們要在這里審問他，我沒法寫下去了，明天再繼續吧！

弟弟青牧 七月三日

第二封信

姐姐：

昨夜帶回來的那個俘虜，佐藤一郎年紀和我差不多，而且正跟我一樣，是進過學校的。所不同的他參加戰爭，是由於逼迫；我呢，却是出於自願。他能講一口流利的英語，不懂日本話的我，剛好能用英語同他談話。他是專攻植物學的，去年採了一些花草，剛要製成標本的時候，軍部就把他徵起走了，他至今還在嘆息他那些不容易採到的東西，竟然會像垃圾那麽樣地遭到委棄。他又是一個基督教徒，隨時都在引用新舊約上的句子。他說他被徵發來中國無時不擔憂着生命的危險，結果竟然遭擒了；而這次在解來的路上，心想完了，決意把生死置之度外，可是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優待。這正如路加福音上說的，「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喪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

姐姐，我雖不相信基督教，但他引的這兩句話，却使我生了一些感觸。就是一個同事讀的譯文雜誌上，紀德作的「論古典主義」一文內，也看過這樣的話。先前並不感到那樣，現在再找來看看，覺得更加說得明瞭而且很有意思：「我在這里應該引說福音書里的話嗎？——要的，因為我不想曲解它的意思：『那想救全生命（個人的生命）的人，會失去他的生命；可昇那想失去生命的人，却會救全他的生命』，（據希臘原文更正確地翻譯起來當作「使得他的生命真有生命。」）——不過，我還想把這話改過，——凡想

救全衆人生命，而不惜失去他的生命的却會救全他的生命，而且更能使得他的生命，真有生命。我現在經過這次的戰鬥，這次死亡的危險，才切切實實地感到了，我活得並不空虛。生命在我全是可歌可頌的！

我這次假使實爲日本兵抓去，像佐藤一郎似的做了俘虜，甚至失掉生命，我也覺得沒有什麼遺憾，因爲我會真真實實地活過一次了。空虛而無用的生活，就是過了百年，又有什麼意思呢！而且，我以爲一個人背爲衆人的生命，捨去自己的生命，到處都能得到同情的。就以耶穌來說，不管他宣傳些什麼東西，但他那種肯犧牲一己的精神，卽在千百年後，還給人以無限的同情和景仰。我是更加幸運一些，尚未給人掛在十字架上，就給同情者暗中放走了。

誰放我走的呢？姐姐，這並不是日本軍中那面的人。他們中卽使有人具有我所說的那樣的同情心，也不敢發揮出來。這正如我們的俘虜佐藤一郎一樣，深深地憎惡侵略戰爭，却又沒法逃開，仍舊受屠夫的指揮，做種種無辜的事情。姐姐，你真想不到吧，放我走的，就是葉阿長老傢伙的那個兒子阿寧。他那一夜，背棄了他的父親，同我一道走了的。

這個年青人，不僅因為救過我，我就格外喜歡他，而是他在我面前帶來了無限的光明，展現出比我們更年青的另一代人，即使完全受了敵人的奴化教育，也還心向着他們的祖國的。那一夜，我們悄悄地穿過田野，悄悄地越過小河，走了二十多里路的時候，才敢小聲地談起話來。

「你這樣離開你家里，你不難過嗎。」

我開始這樣問他，葉阿寧毫不躊躇地回答：

「有什麼難過呢？我在家里並不快樂！」

我有些了解他的心情，但還是故意問道：

「我看見你把書房收拾得那麼好，我以為你一定過得很愜意的。」

他立即反問我道：

「你不也看見我爸爸待我的態度嗎？」

我走了一陣，才又說道：

「不過，我仍然覺得他是非常地愛你。」

他帶着起反感的口氣，大聲問道：

「何以見得呢？」

「小聲一點，還沒走到我們隊伍駐紮的地方哩」。我警告他，然後說道：「他很久以前，就干設法高設法要送你進學校，望你受到高等教育，這就是他很愛你的表現。」

阿寧小聲忿氣地說，「似乎在咒罵一般」。

「你聽得，那是什麼鬼學校哪，……只有倒楣的人，才肯進的！」

他說出這些話來，我一點也不驚異，因為他救於營救一個人，就當然已經懷有許多可敬的思想了。我所要知道的，就是這個年青人，怎樣在奴化教育中會發生了反抗奴化的思想。我問他道：

「你什麼時候不滿意你的學校的？」

他走了一會兒，才又回答道：

「是我和好幾個用功的同學，真正做了朋友的時候，他們教我讀柏林之蘭，最後一課，二漁父這類的小說。」

這時我記起在他書桌上擺的那本胡適翻譯的短篇小說了。一面又問他道：

「你還讀別的書沒有？」

他連忙回答道：

「有的，有的！暗中我們還讀了好些書，那些都是學校嚴厲禁止的。說來真覺得奇怪，他們越禁止，我們就越讀得熱心。禮拜天什麼都不玩了，我們只是躲着讀禁書，簡直認爲世界上最好的書，就是日偽政府下令禁止的。」他啞一啞嘴就彷彿咀嚼着好東西似的。「從此，我就像做夢似的慢慢醒來，睜開了我的眼睛。我開始憎惡我的學校，憎惡我的教師，……尤其憎惡那班日本人，他們每次到我們學校參觀，不管是妓女，我們都得排隊去歡迎，像狗搖尾巴似的搖着小旗子。還要醜聲醜氣地喊天皇萬歲。我回家的時候，每回經過他們營房門口，總要站下來，跟他們衛兵行禮，真氣得人又羞又惱的。在家里，日本兵也常常進來徵發東西，雞呀鴨呀蛋呀，任隨他拿去，不敢說一聲。就像他們才是主人似的。……我就是文學修養太淺了，要是還會寫呀，「嚶」一啞嘴，才又說下去。」「我常常做夢都在想，我能到我們中國自由的地方去，那多好呀！……」

「總是摸不着門路……現在總算碰着你了！」聲音有些興奮得顫抖起來，走了一陣，不辭了些，他才又問道：

「現在請你告訴我，到我們中國人可以自由的地方，還有多遠？」

我終於能不要繼續焦急。

「這裏還是作戰的區域，不過有我們中國軍隊活動的地去，就有自由！」

阿寧又趕緊問道：

「甚麼時候才可以碰見我們的軍隊呢？」

我一面走，一面望着天空，看了一會，才說道：

「現在不曉得是幾點鐘，看北斗落下地平線，天河橫在兩邊，大約是半夜後了。趕快走吧，換邊黎明時候，就可以找着我們的部隊。」

姐姐，這年青人到了我們的部隊里面，便受到極大的歡迎和讚美，個個人都喊他「小英雄」。他高中還沒畢業，我主張他再去讀書，他不願意，他却眼紅我們這里武藝超群的年青的弟兄。他指着他們說：

「我也要像他們一樣，要一枝手槍，兩顆手榴彈。」

我勸他道：

「慢點，你還得先去學校學習一番！」

他望着他的家鄉那面的天空，有些焦燥地說：

「我還想快點去營救我那幾個要好的同學哩，他們都天天急著要離開那個鬼地方。」

我拍拍他的肩膀，安慰他說：

「運用不着單獨去營救，只消打退了日本兵，他們自會自由的。」

他立即拖着我的手腕，熱烈地懇求道：

「那麼，早些打退日本兵不好嗎？我不能再等了！要學習，我可以一面打仗，一面學習！」

這回下山去夜襲，他就強着去參加了。回來很興奮地對我說：

「我上過第一課了，而且學習得很多，」接着又啞一啞嘴，如同吞着有味的東西那麼似地說：「在這樣的時代，要這樣才活得有意思！」

現在我寫這封信的時候，他就正坐在我的旁邊，非常專心地讀着一本艱深的書。我寫完這封信，遞給他讀，他快樂得臉紅起來，要我附上一筆，說他葉阿寧問你的好。今天晚上，也許明天夜里，我和葉阿寧又有可能去參加戰爭了。姐姐，我知道你會替我擔心的！我再把我的意思修改過的聖經上的句子，抄在末尾，請你仔細念一念吧！

「凡想保全衆人的生命，而不惜失去他的生命的，却會救全他的生命！而且更能使

得他的生命，真不升命。

弟弟請教

七月五日

火 車 上

火車到了南丹車站，便有一個女兵帶着幾個措來的兵士，走上車來。這個女兵的身軀，乾癯癯的，在過份長大的軍衣下，可以隱約的看出瘦骨稜稜的肩膊。臉上縐紋表觀出的年紀，至少是在四十五六以上。同時也長久沒有吃過飽飯，有着飢瘦的顏色。若不是舊污的軍帽下面，露出長長的頭髮，人們會不容疑看出這是一個女人。

她跟在她後面的幾個兵士，因為背上駝着重重的米口袋，頭部是勾欄的，不大看得出他們臉上的表情，但行動遲頓，笨笨拙拙的樣子，却是現了出來的。老女兵叫他們放下米口袋，他們便放下，不叫他們放下，他們便站着，事事都是老女兵在指揮，但老女兵又並不是他們的長官，因為有時他們要責備她，怪她沒有把事情處理的好。還在言語之間，使用出農民常常掛在嘴上的粗話。老女兵對於他們的粗話，也並不感到難堪，只是若無其事地微笑着，有時也用粗話去回答他們。每到一站，車停了下來，兵士們都坐在米口袋上不動，要茶要水要零食吃，全由老女兵一個人招呼。

到了晚上的時候，天落雨起來了，原來在車門外站台地方放着的米口袋，也經老女兵的督促，叫兵士些搬了進來，堆在進門口的地方。而那些兵士又沒地方坐，便把身子安頓在米口袋上。這一來，出入就頂不方便了。車走着的時候，沒人出去，倒不感到爲難。車一停了，有的要出去買東西，有的要去出解手，有的要出去透透空氣，便不得不擠着兵士，越過口袋，真像在爬山越嶺一般。男客些備一壁抱怨，一壁爬了出去。至於女客可就只能獻惡地說幾句氣話了，走去又退了回來。

一個作過小學教員的女客，帶着兩個小孩和一對姪兒姪女的，竟跟一個兵士衝突起來了。原因是她抱着孩子去爬過米口袋時，那個兵士却只是看着，全不讓她一下。這在旁人看來，也覺得兵士太不講道理了。起初兩方僅是你一句我一句地鬧嘴，接着便一聲大一聲地吵起來。老女兵不但沒站勸住，反而挨兵士的罵：「不要你管！」「用不着你多嘴！」繼後女教員氣憤極了的罵：

「簡直是野蠻的東西！」

於是那個兵士從口袋上忽地站了起來，拳頭一擡，厲聲地罵：

「說清楚？你說哪個野蠻？」

我坐得離他不遠，便趕忙勸他道：

「算了！她們女太太家的！」

兵士悶聲問道：

「她有老板沒有？」接着又大聲問道：「男的跟我站起來！——面揮下他的拳頭，彷彿只要男的出來，他就要當頭打那男的一拳似的。」

我立刻告訴他，對方沒有老板在一道，純是一個帶着孩子的單身客。

兵士沉默地站了一會，鼻子粗重地呼吸。他又恨恨地說：

「沒有老板就算了！——面坐了下去。」

我起初見老女兵那樣招呼他們，借受他們的氣，說起話來又那樣粗野，脾氣又那樣暴躁，有些不敢接近他們，怕和他們發生糾紛。現在竟能經我一勸，完全平息下去，兩方的距離立刻縮短了，我們便慢慢地攀談起來。他們是醫好了的傷兵，屬於後方的一個教養院，住在貴州一個小縣份內。因為貴州米糧太貴，他們便搭乘火車，到廣西來買米。一路上查票員只查查他們的文件，就算了。票沒有要他們買的。我最後問到他們什麼時候再上綫，想試試探探這些養軍人的竊門訣竅。他沒回答，只嘆了一口氣。另

「個兵士，眼睛一雙大，一雙小的，世俗所講的雞雄眼的却在旁邊，帶笑帶嘲地罵道。」

「他媽的，怕要一輩子去了！」

老女兵向我解釋道：

「他們不能上前綫，他們的眼睛都壞了！」

「一點都看不見了嗎？」我吃惊地問。

「借鬼晃忽忽的看見一點子！」

那個同女教師吵架的兵士，接嘴回答，聲調中含有不少的抑鬱和惆悵。

老女兵笑着打趣他：

「看見一點子！我不帶你，看你走路嘛？」

「滾你的！沒有你，肯信人家就活了！」

我問他眼睛是怎樣壞的，他手一揚，彷彿要打什麼似的，咬了切齒地罵：

「就是他媽雜種日本鬼子放毒氣嘛！」

我忍不住同情中挾着忿怒地說：

「這真毒辣嘛！……你們在什麼地方受的毒氣？」

「在台兒莊！——他回答我，借指着另外幾個兵士說：「他們都是在長沙！」

火車上的電燈壞了，只掛了一盞馬燈。我望了望這幾個殘廢了的榮譽軍人，大都在三十左右的壯齡，在火線上，是最能作戰的勇士，在農村裏，是最能犁田的勞動者，現在却都給哥瓦斯弄成了廢物，只在旁人協助輔導之下，才能做些簡單的事情，這可以看出日本帝國主義者是在怎樣地想盡方法來摧殘我們的民族。殺害我們的弟兄了。

我問他們怎麼會沒有醫好，心裏禁不住有些埋怨我們中國的西醫和藥物。
同女教師吵過嘴的兵士，忿忿地回答：

「他媽的雜種日本鬼子，多可惡囉，打不贏，就使出這些壞來！起初不曉得那種毒氣厲害，只覺得癢癢的，獸倒不要緊。哪知道隨後才疼起來！在醫院裏，騎他龜兒子一個多月，就一直好不起來，老是一天比一天壞！」

旁邊有着雌雄眼的那個兵士插嘴罵道：

「我覺得天地間，不論什麼都好，只要瞎不了眼睛！……我到情願割掉一隻腿一隻手桿！」

老女兵搖頭說道：

「那又好，天陰下雨的時候，才叫你受曬……，我覺得世道上有好些事情，看了使人難受，到是不看見的好！」

「媽的，你兩個又不弄瞎你那雙鬼眼睛？」

離雄眼兵士簡直動火罵起她來了。老女兵笑嘻嘻地說：

「我借沒有那樣的福氣……苦命的狠，天生來借要睜起眼睛來侍候你們這些大老

爺！

「大老爺，狗大老爺！」同女教師吵過的兵士，半嘲半笑地罵：「沒受夠他媽的死

氣！

老女兵笑着說：

「你們什麼都好！就是心裏頭那點火氣太大了，我擔心生米吃下去，怕都會變成熟

飯！

兵士揮下手，笑着罵道：

「龜兒子東西，叫花子一樣，借那樣窮開心！」

老女兵一味笑嘻嘻地說：

「哪個跟你們一樣不動就冒火？」她又莊重地說：「我到老實勸你一句，請你少發氣的好！你越氣，你那眼睛就越不行！」打皺的乾癟的臉上，現出認真的憂鬱的神情。

「我怕他變猜不見睛！當得球事，老子要冒火就要冒火的！」兵士氣激地說：「想起來好氣囉，你就是爲他搞瞎了眼睛，他狗入的才把你不當人！」
 老女兵取下軍帽來，理一理她的頭髮，一面向我示意地看了一下，要我再同他們談下去。她戴上帽子，向窗外望出去，用着歡快的聲調說：

「又要到一個站了，你瞧那不是街市，燈呀火的，點的好熱鬧！」
 於是又看看她旁邊的兵士，彷彿一個母親在望她一羣孩子，安慰他們地說：「你們口乾了吧！等下我跟你們搞點茶來！」

一個兵士靠在門那裏坐着，一直沒有插一下嘴的，突然說道：

「頂好你搞點酒來！」

「對！這就算你有本事！」

那幾個兵士立刻附和起來，臉上的神情，都顯得很是熱烈。

老女兵有些憂鬱，微笑地說：

「想都不要想，那會壞你們眼睛的！」

雌雄眼兵士立刻罵道：

「龜兒子東西，一說就說到眼睛，以後哪個再講到眼睛，我就要揍人了！」

老女兵笑着罵道：

「龜兒子東西，你借要揍，看有屁的人來招呼你！」

車停了，車站上的電燈和小販攤子的火光，都照進車廂裏來，使坐久的人發生一種快感，同時小販爭着叫賣的聲音也奪去了人們的注意。這時雨已止了，好多人都走了下去，我也出去給孩子們買點零食。老女兵到麵攤子上去買饅頭，聽見小販要五塊錢一個，「呸！這麼貴麼？」輕輕這麼叫了一聲，便即走開了。我上車來把買的東西分給我的孩子，同時老女兵也把她買的東西分給那些坐在口袋上的兵士。她買的是包穀。我見她一面分，一面快樂地說：

「他硬要一塊錢一包，他們買的也是一塊錢一包，我同他口都講乾了，他才肯讓一點，七塊錢八包，好相因囉！」

雄雞眼兵士一壁嚼包穀，一壁嘲笑地罵：

「相因買老牛！好的不買，買包穀，我才不愛吃的！」

老女兵笑着罵道：

「龜兒子東西，你不吃，你遇我好了，人家跑得累死的，他借嫌哩！」

同女教師吵嘴的兵士吃完了包穀，拿手板拭一抹嘴巴，然後問道：

「喂，你買的茶呢？」

「呵，該死的很，這簡直忘記了！」老女兵請着包穀，叫了起來。她又忽然微笑地說：「你曉得人家跑了好多攤子，又要省錢，又要買的好！」

「借說買的好！簡直老鼠爬秤桿，自稱起來了！」

雄雞眼兵士嘲笑地罵她，臉上毫無惡毒，而是吃了點心後，現出大真的開玩笑的神

情。

老女兵把他們吃剩的包穀頭子，一一接在手上，拋到門外去，回頭來借帶着確信的

樣子說：

「到下一站一定不會忘記了！」

兵士跪部漸漸低下頭，打聽起來。旁邊車椅子上坐的女太太，懷裏抱的孩子，突然瀉了起來，她趕快抱來抽，卻又慌忙中沖在別人的衣裳上，老女兵因為挨的很近，褲脚上也濺到一些。別的人都叫了起來，討厭地嚷着。只有老女兵一個人笑了，勸慰衆人地說：

「這不要緊的，小娃子的巴巴！」一面拿出草紙來擦褲子上的巴巴。一面微笑着說：「沒法子的，都是逃難人，大家將就一點！……呵，這裏……」

旁邊打聽衣衫的人厭惡地說：

「唉呀，怎麼，這樣不會帶孩子。米口袋那裏都濺去了！」

老女兵連忙搖手，叫他不要申張，一面拿草紙擦米口袋上的巴巴，一面又笑嘻嘻地說：

「沒有，沒有，只濺到我褲子上！」

坐在車椅子上的女太太，滿臉通紅，現出又痛苦又委屈的樣兒，一半疼惜一半責備

她的小孩：

淘氣的死東西，偏偏在這時候拉肚子害人，拿啥子藥吃嘛！

老女兵弄乾淨了米口袋。就來接抱孩子，安慰女太太說：

「不要着急讓我抱抱，快收拾你自己。……」

她接過孩子，立刻假抱在懷裏，一面拿手板輕輕地撫摸孩子的額頭，吃驚地說：

「呀，小寶寶有點發燒嘛！」於是舉起警告的眼色，向那女太太說：「這要當心他，不要吹風哪！你擦了，快把窗子關起！」

孩子大約歲把光景，起初不安地望着老女兵絨襪的臉子，接着就掙扎地哭了起來。老女兵連忙拍他搖他，隨後借站了起來，一面嘴裏唱歌似的用話哄孩子：

「買——糖糖——哪，買——糖糖哪。」

女太太收拾好自己，又替別人擦擦衣衫，關好火車窗子，然後才把啼哭着的孩子接了過去，摸下孩子的額頭，十分焦慮地說：

「小東西，拿啥子藥來吃嘛！真是急人！」

老女兵似地說：

「拉肚子的藥，我原是跟我們醫院討得的，偏偏一路來都給了人，真是不湊巧得

很！

女太太和老女兵你言我語地談了起來，大家都在打盹，或者歪着頭睡覺了，她們兩人借有興味地講着。我起初聽見女太太稱贊老女兵，說她是世上難得的好人，溫和，耐煩，肯幫人忙。繼後，便互相談到彼此的身世，女太太是一個連長的妻子，從前方的城寨，回到自己的家鄉去。至於老女兵呢，我聽見那位女太太問她：

「你的先生呢？」

「早去世了。」

「有兒子女兒嗎？」

「有兩個兒子。」

「福氣好嘛，他們都在做事嗎？」

老女兵躊躇一會兒才回答道：

「這年辰有什麼福氣，他們都在當兵。」

連長太太稍稍吃驚地問：

「不是兩個兒子只與抽一個嗎？咱個都去了？」

老女兵回答道：

「他們都是自己去的。」

連長太太連忙稱贊道：

「這真是難得嘛？他們是不是去進的軍校，我先生就是軍校畢業的。」

「沒有！」老女兵臉色莊嚴，有些憂鬱地說：「他們就是老早跟着一支軍隊走了的，走的時候，連我都不知道！」

連長太太驚訝一會，隨即帶着同情的樣子責備地說：

「哎，這不對的，連老母親都沒告訴。」

老女兵禁不住悲哀地說：

「這我不怪他們的！倒是走了的好，免得留在家裏擔心！」

連長太太顯出對於軍事並不十分外行的神情，極其關切地問：

「在哪個部隊上？紮在啥子地方？」

老女兵作出一個敷衍的微笑，她回答道：

「這到不大清楚！」

「有沒有信回來？」

「沒有！」

連長太太看着老女兵臉上露出悲憫的神情，好像說不出什麼安慰的話，只是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老女兵也有些難過，但可看出她在竭力隱忍，勉強做出不介懷的樣子，微笑地說：「這也怪不到他們的，他們有他們的難處！」

連長太太嘆息地說：

「是的，在我們連長底下，好多弟兄，一年到頭，就從不寫一封信回家！他們自己寫不來，也不曉得請人寫，這真是不好，一個老人家孤孤單單的總不能放着不管的！」老女兵憂鬱地望着窗外，移動着的墨黑的山野，輕聲自言自語地說：

「這怪不到他們的！就寫了也寄不回來！」

連長太太似乎沒有聽到，只是嘆氣地說：

「世上的事情，總是不平得很，他老人家待人多好，偏偏……」

老女兵不以為意地笑着說：「一切都沒相干，只要看見人家快樂我就快樂了！」連長太太現出虛誠恭敬的樣子，贊美地說：

「你老人家算是在修來世了！」

老女兵笑嘻嘻地說：

「曉不曉得有來世，這到不要管他的。」

連長太太帶着確信的神情，說服老女兵似地說：

「咱個沒有？有的！像我們這次碰得這麼有緣，來世一定會再好好遇見的，你老人家吃不吃長素？」

「不！」老女兵回答之後，又憂鬱地笑着說：「不過我們也差不多像在吃長素一樣！」火車裏面掛的馬燈，油點乾了，每一個打盹的容顏，或者對着窗外的臉子，都漸漸沉入暗影中。星光燦然的天空在遠處原野上頭，親切地送進窗裏來了。老女兵提醒別人似地說：

「怕又要到站了！」

連長太太沒有說話，車走了好一會，忽然叫道：

「呵，掉那麼大一顆星子！」接着嘆息道：「怕是火線上又有個師長升天了！」

連長太太見老女兵沒有搭白，就笑着問道：

「你老人家不相信，我們每一個都有一顆星子在天上？」

老女兵笑着應道：

「這到不曉得了！」

連長太太越說越有味地說下去：

「聽他們老輩人說，大的亮的星子，就是做官人的，那些米米渣渣的星子，就是我們做老百姓的。」

老女兵漫聲應道：

「我也聽見老輩人說過，」接着笑道：「不過我不作興這樣想，我想大的亮的星子，到應該是那些好人，肯處處幫助別個……：：：地上有了他們，我們才覺得這個人世可愛，暖暖和和，像冬天人家戶裏煙燒的火堆，像黑夜天上好看的星子。」

連長太太微略有些不好意思，半嚮才勉強說道：

「你老人家這樣的想法也對，那些整人害人的，尅扣軍餉來做生意的真不配做一顆大星，……：：：像你老人家……：：：」

火車通過一座鐵橋，路輪發出宏大的聲音，將連長太太的談話，完全吞沒了。橋過

完後，連長太太重新說道：

「像你老人家，我這次碰見了，就真是看見了一顆又大又亮的早子！」

老女兵笑起來了，謙虛地說：

「我咱個當得起呢？」

連長太太嘆氣道：

「你老人家哪裏曉得，一個單身女人帶着孩子逃難，到處都是墨黑的，如今碰見了你老人家，說是子偕小一點，簡直像晚上走路，逢着了大月亮。」

老女兵興奮而又愉快地問：

「你回家的路偕遠嗎？」

「遠囉！」連長太太嘆氣地回答：「坐了火車，偕要坐汽車，坐了汽車，偕要坐輪子，爲難的很，又要招呼孩子，又要照顧行李。」

老女兵同情地說：

「要不是我偕要招呼他們，我真想送你回家去！」接着又悵然地說：「唉，世道上要人幫忙的事情真是太多了！」

「道謝你老人家的好心好意！」連長太太感動地說，停了一會兒，又自然主張道：「其實呢，你老人家到應留在家裏，享享福，這樣奔波，太苦了！」

老女兵聲音憂鬱地說：

「我借有什麼家，兒子跟人家一走，我早就留不下了。再呢，一個人留在家裏，憂愁愁的，有什麼好處？想着自己的兒子，要是遠天遠地受了傷，就像他們這幾個一樣，那就更難受，更不安逸。到不如率性出來做點事情好些，你曉得一個人忙就好過，恰好教養院要人，好，我就來做點小小的事情，別人不肯做的，我做，別人不肯動的，我動，現在弄來三不像，男不男，女不女的，我也不管了，反正我家鄉那些人早就把我們一家子看成……。」

這時火車又到一個車站，突然停了下來，燈光立刻照進車廂，老女兵趕忙打斷話提醒自己地說：

「這一定要跟他們買點茶水了。」

睡醒的客人下車去買東西，老女兵提一個行軍用的水壺，趕先擠了下去，一面借個頭問連長太太：

「你不要不要啥子東西，我給你買來呀！」

我望着她那下車去的背影，心裏禁不住熱熱地想：

「這是誰？」一個聲音在問。

「這是人的母親！」一個聲音響亮地回答。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於重慶

第
二
輯

原书空白页

女人。女人

劉嫂是個鄉下女人，在我家大約做過兩年女工。她不認識字，却能記熟許多民歌，這使我們很爲驚異。每夜做完家事，妻就叫她唸點，跟她一句一句記下。她見有人肯把她唸出的歌記在書本上，她也很感興趣。有時妻忘記這件事情了，她會走來，帶着親切的臉色，小聲地問：

「抄不抄點？」

有時妻不得閒，又不想使她掃興，就由我來記，這樣陸陸續續記下來的民歌，全部計算起來，將近有四百首的光景。

她平時閒了，坐在房間里，就把我們抄寫民歌的書本子拿來摩挲，理伸捲起的邊角，數數寫有字句的頁數，臉上現出稀有的光輝。

她有三十多歲，生過七個孩子，臉上現出病態的黃色，看來就像失掉了新鮮顏色的水果一般，眼神呆滯，一副老實樣子。你若告訴人說：

「這個鄉下女人記得許多美麗的民歌。」

看見她的人，一定會相信。其實我們民間的歌曲，正是藏在他們鄉下人的心裏。

譬如——

「門口大田插鏟耨，風吹禾亂妹難割。爹娘接了人財禮，是人妻子跳不脫。」

「燒火不燃罵火坑，丈夫不好罵媒人，三罵媒人瞎了眼。活人埋在死人坑。」

這二首民歌就恰合劉嫂的身分和口吻。因她是舊式結婚，跟她的丈夫公婆都沒好感。唱怨恨婚姻的歌，是頂自然的。倘有歌唱做媳婦痛苦的曲子，我也認為跟她適合。

「在家做女嬌又嬌，高桌吃飯耍娘刁，有日做了人媳婦，灶頭吃飯像個貓。」

「在家做女一缸金，做人媳婦像工人，有日做了人媳婦，挑水扁担不離身。」

她這樣老實的女人，結婚生活不好，容許也有些夢想，但我以為總不出這樣的範圍，希望有個男子跟她一道工作，過幸福的日子。

「十字街頭碾米賣，哥會舂米妹會篩，趕墟趕鬧一路去，哪樣生意不發財。」

「我倆好，我倆齊齊一樣高，何不我倆殺豬賣，妹掌血盆哥掌刀。」

可是她卻會唱饒有風情的歌，似乎就有些不大適合了。因為她這樣的人，無論如何

，都找不出一點浪漫味兒的。

「見哥打傘又戴帽，遮了一層又一層，陣怕日頭陣怕雨，何不來躲妹羅裙？」

「高山砍柴不用刀，祇用足踩手來搖。我倆結交不用講，只消眨眼動眉毛。」

至於再唱這樣的歌，就更使人覺得奇異了。

「提起唱歌我心灰，家有黃金也懶歸，龍床鳳枕都不想，情願結交睡草堆。」

「樓上起樓樓起樓，哪怕家中有管頭，哪怕丈夫管得緊，另自偷天換日頭。」

可是，倘有更大膽更利害的哩。

「情哥送妹到家，我喊丈夫倒杯茶，黑頭胖臉得罪你，我有王法治着他。」

「不怕他！不怕衙門有大枷，銅鎖鐵鏈妹見過，哪個十八不貪花。」

劉嫂是個十分本分而又扶儒的女人。她未幫我家的時候，是在鄰居一家安徽人那裏做工，女主人管理很嚴，煮飯只能小小地燒火，灶里如果放進三根以上的木柴，就得挨幾句罵。罵她的時候，她從不與聲惡氣地回答，或者臉紅筋脹地申辯，總是微微地笑着，樣子馴服得很。那家人小孩子頂多，大大小小一共有九個，男主人又遠在上海，不消說歸在女工名下做的事情，當然是很多的。別的女工試一兩天就抽身走了，劉嫂卻一直

做了下去，使人無不感到她活像一匹能驮許多東西的駱駝。說她能唱那些大胆潑辣的情歌，實在使人難於相信。換成別一個女人唱，倒借要恰切一點。我們記下這些民歌，不使牠忘去，全是爲了文學研究上的需要。而牠，一個粗笨的鄉下女人，偏偏把這違背禮教的東西這麼多地記在心里，到底爲了什麼呢？當真是羸和善的念頭，像雙牛兒一樣地盤據在人的身上麼？借是那過得越發貞節和柔順的生活，就越發能把羸藏在心里的相反的東西變得兇猛更強烈麼？

人不是上帝造的，單配備有優美的心靈，而是由動物進化來的，帶來許多人自己難於駕馭的遺傳。有的人不加控制，或者社會制度縱容牠助長，由牠表現在行爲上，遂令別人受了牠的損害。有的人又竭力壓制牠，像囚羸一樣地把牠關閉着，而結果自己的生活就同關羸的柵欄一般，到處現出咬傷的痕跡。除了社會制度適當的改革，使牠得到正常發展之外，借能藉詩歌得到宣洩，化粗暴爲優美。劉嫂心里記得三四百首情歌，就是由於這樣的吧？她吟給我們記的歌里，就有這樣的句子：

「提起唱歌我心寬，龍歸內海鳳歸山。」

劉嫂雖然記得很多的歌，她在我家卻從來沒有大聲唱過。她一個人在厨房里截菜做

飯或者在後園木盆子邊搓洗衣裳，似乎也情不自禁地唱了起來，但那是細聲細氣，完全用鼻子哼的。字眼一點也聽不明白，只使人覺得她是在唱吧了。晚間燈下沒事的時候，妻也要她唱來聽聽，她不好意思唱，只是小聲地哼。她借這麼笑着說：

「這甲哪好唱得？人家要在山里砍柴，你一首我一首的唱哪！」

問她同女的嗎借是同男的，她微笑着說：

「也同女的，也同男的。」

據妻說鄉下姑娘確有互相戀愛的，常常住在一塊，兩個難捨難分，看到嫂唸給我們的歌，就有女人和女人對唱的曲子。

「陪妹一時當一天，陪妹三朝當三年，能離爺娘親父母，莫離姊妹一時間。」

「分離了，路邊有朵分離花，好花分離作兩樣，姊妹分離作兩家。」

至於女人和男人對唱的那就更多了。

「妹莫愁，吃完紅薯有芋頭。紅薯芋頭吃完了，高粱鬍子又鉤頭。」——男的唱

「我不慌，天乾三年有糴糧，天乾三年肚餓軟，要哥帶妹去逃荒。」——女的唱

這借算是兩人相愛，富有情意。

「我的妻子會管家，日紡綾羅夜紡紗，三天編得一機布，叫我哪能捨得她。」——

男的唱

「不捨賢妻你笑來，妹今移花別處栽。妹是後園松角樹，鸚哥飛去鳳飛來。」——

女的唱

這就要不得了，全是一副蕩婦口吻。

我不禁想起，劉嫂先前也許曾經浪漫過的，因為她們那地方砍柴插秧採茶，都與唱歌，有着一種風氣，生活其中的人，沒法不受牠的感染。她如今受了窮困的壓迫，來到都市幫人做工，必是已把當年那些可供回憶的韻事完全拋卻了，而像她的歌上說的吧。

「提起唱歌這本經，不比當初年紀輕，三月想吃蘿蔔菜，當令時節過了身。」

劉嫂顯得超過年紀的衰老，冬天不戴她那骯髒的絨緞帽子，就要喊頭痛。可以看出生產過多，窮困壓迫的影子。

妻常常和她閒談，漸漸知道了她的身世。她先前也借有些財產，只因丈夫吃鴉片煙，什麼都給尺來長的煙槍吹成灰了。選生下的孩子也不能好好養起，死來只贖三個。兩個男孩叫去跟他伯父放牛，一個女孩，七八歲就已打發出去，給人家做童養媳。妻聽見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做小的事情，三嫂絕口不承認。只是劉嫂舉荐的時候悄悄告訴妻的。三嫂就沒有發覺。那樣本分，說話眼眨眉毛動的，臉上的樣子很不安靜。妻問她會不會唱歌，就把劉嫂告訴的歌唸幾首給她聽。她說她不會唱，却又忍不住笑了起來，而且有些臉紅，彷彿一提起唱歌，就很不意思一樣。看來要像劉嫂那樣平平靜靜地唸出情歌，絕對是做不到的。劉嫂做事的時候，喜歡慢慢悠悠地，一個人用鼻子哼曲子，臉上顯得十分沈靜。三嫂卻不同，做事快得很，高興抱着孩子出去玩，同鄰近的人談開天。她偶然也跟那些二道談天的女人唱唱家鄉的歌曲，聲調雖然小，但借能使人感到那地方的歌就是那樣唱的。只是她唱不到一半，就笑了起來，不能唱完。

劉嫂走後不久，聽說她跟她丈夫在鹿寨街上做生意。我們推想本錢一定是她帶回去的工錢，因為她的丈夫早就是不名一文的，三嫂對於這事情的批評，就很不滿意劉嫂，她說要做生意，一個人哪里不好做得，何苦一定借要去靠丈夫，丈夫喜歡，不說了嘛，丈夫又不愛她，養不起的時候，就把她嫁了，賣給別人。

妻驚異地問：

「他費心給她丈夫嫁過麼？」

又忿怒地說：

「這才不是東西！……太不中用了，借跟他做什麼！」

「是的吶，一個人哪好不自由自在的，真沒出息！賣了借要回來。」

三嫂眉頭一豎，很是憤憤的。

我從劉嫂吟的歌上，借以爲她和一般女人似的，相信命運，把不好的婚事看成命里

帶來的，只好忍受。歌上說：

「爐火不燃莫怨天，只是柴生火不燃。養豬不好是妹命，丈夫不好是姻緣。」

「丈夫不好是投胎，前世姻緣配着來，你怕上墟買桃李，哪顆生蟲我丟開。」

現在看來，不是她丟開丈夫，而是丈夫養不活了她，把她丟了，她仍然要回來，做

工掙錢去就他，討他的好。

三嫂卻很少提到她的丈夫，有一回她家里來信，暗自在廚房里邊哭了起來。妻去打

聽明白，悄悄對我說：

「這才怪囉！她小叔子病了，她那樣哭起來！……這個女人才不對勁！」

劉嫂就我家的時候，從來沒有到外面去宿過，三嫂却要不要又說，她家里有外人來

了，她在伙鋪上，她要出去看看，於是就很快地洗完夜飯的碗，啣着一枝香煙，煙子從她與匆匆的臉上溜着，就跑到街上去了。第二天打早，又從街上跑了回來，有時要是碰着天下雨，她便坐着一輛人力車。他的足上卻穿着嶄新的皮鞋。妻背地懷疑地說：

「這個女人你曉得她在外面搞些什麼？」

我們住在離城五里的鄉下，不常到街上去買葷菜，這對於三嫂似覺有些不慣，她帶着小孩唱着玩的時候，就有這樣的句子：「好涼快，喫飯不要菜，清湯寡水送進我的書房來。」我覺得他似是有所諷示，雖然她唱的聲音以及她唱時笑着的臉色都感到只是唱着玩，毫無用意一樣。妻卻發現她熬豬油的時候，總要暗自藏點，好弄來炒冷飯喫。

劉嫂卻不這樣，平日喫着素菜，毫沒關係，而且喫的很少，稍分她多點，就定規脹着。而且格外喜歡喫上頓騰下的陳飯，即使有點餿的，在我們看來應該倒給雞喫的了，她也高興炒來喫。這大概是過過苦的日子，才能這樣的吧？只是她不喜歡抱孩子。三嫂雖不大喜歡孩子，倒也借能藉抱孩子的名義，跑去同鄰家的人談談笑笑。劉嫂出去同人低聲講東講西的時候，也是空起手的。叫她抱孩子，神情極其勉強。

離我們半里遠山邊，繞過一道小河，有處地方隨河設有石級，好洗衣服，同時也好洗澡。夏天劉嫂去洗衣服回來的時候，多半一面架竹竿晒衣，一面皺着眉頭說：

「死討厭的，那些人在那里洗澡！」

我們曉得她是說那些村中的男子和駐在村中小機關上的勤務兵。三嫂却不大埋怨，總是臉上喜氣洋洋地提着衣籃回來。她在外洗衣的時間，也比劉嫂來得久。我們知道她是頂愛同人講話的，不論對方是女人或男子。因此，一面洗衣，一面和河中的男子談話，想必一定有的。不久，由鄰家一個挑水的女人傳出話來，說是小河那邊村子里的合作社要叫三嫂去幫工，每月有紅利分，借有一二升穀頭子單獨歸她。妻晚間沒事的時候，笑着問她有沒有這樣的事情，借說

「這樣好的事情，你給我荐個人，你便去罷！」

因她愛在外面沾花惹草的，我們也不想再留她了。她却神情堅決地說：

「哪個去？都是男人家些！」

後來，挑水的女人笑着向妻講：

「三嫂要去了，人家那邊都許她一件陰丹十林的衣裳了。」

妻再把這件事情開她的時候，她笑了起來。

「沒有的事！那是講的瘋話！」

三嫂幫了我們大半年，終於有一天回她家繃去了。荐了一個老太婆來打替工。老太婆幫了個把月便走了，卻沒見三嫂轉來的影子。同時我們又不大希望三嫂轉來，我個覺得倒是劉嫂轉來好些，或者能請到劉嫂那樣的女人。

約莫兩三個月後，真的如我們的希望，劉嫂來了。先前是挑個鋪蓋箱子來。挑個鋪蓋子鋪蓋走，這回却是空起兩手了。臉色更不好看，土黃帶青，嘴唇簡直沒有一點血色。說起話來，也沒有什麼氣力。她開口就咒罵她的丈夫！

「死鬼，他好害人囉！」

妻驚異地問：

「他把錢給你做生意做完了？」

「哪里做完了？香煙絲煙生意滿好的！」劉嫂恨恨地說。「死鬼就是不學好，瞎地

里給你吹完了，借到處欠着賬！」

「你噏也是！」妻責備地說。「你曉得他那樣不學好，你借跟他做什麼？」

「他騙我啦！」劉家說。眼淚有些想哭。他說：「我一到家，他就跪地求我，他不。」

「你真好。」你就那樣信他的話！

「我只說，他在隊伍上戒了嘛！哪知他生成的敗家子，一離開隊伍又吹起來了。」

「你也太不得命苦了！」妻嘆息地說。隨又問道：「你喫飯沒有？去廚房里自己弄吧！」

「沒有，我就借點錢買車票，被蓋箱子都借常在那里！」

劉嫂喫了飯後，又來勸說她老公一頓。妻就對她說：

「你也是，你要做生意，你不好一個人做得！」

劉嫂苦笑着說：

「一個人艱難的！算起賬來多煩！」

「你老公呢？」

「發窮鬧起了，我惟願關一輩子就好了！」

妻笑着安慰地說：

「你放心，如今禁得這樣嚴，關總會關一輩子的！」

「死鬼！才會逃出來哩！他能幹得很！幫人家當兵，他都能夠跑了回來。」

劉嫂又恨又有些得意地說，彷彿丈夫能幹也於她有點光彩似的。

劉嫂從此又照常在我家做工下去，只是先前不大講她的丈夫，現在一得閒就愛提起

，而且總是厭惡地說：

「他爲什麼不死呢？……死了就好了！」

妻勸她說：

「男人難得遠遠的，你管他做什麼呢？以後錢不要交他手去，你捏着好了。」

劉嫂吐口痰恨恨地說：

「我借要交他手上哩！我不咒死他！」

同時在這個期間，劉嫂也不像先前那樣安靜了，在灶房裏煮飯，在本盆邊上洗衣裳

，不再用鼻子細聲細氣哼曲子，而是使人覺到不安的歎氣。她的體力大概也不如從前。

同時我們的小孩也添到三個了。但她卻替鄰家搗水，去找另外的零錢，似乎想把兩年

來工錢的損失，一下子就撈到手似的。

這時又愛聽別人的慫恿，聽說她內幫人有很多的外水，沒有孩子的人家，工作輕鬆，她就想去。這是她先勸不容易有的情形。我們見她愛嘆氣，留着反而使她抑鬱，就讓她走。而且去的時候，不像三嫂一樣笑嘻嘻地告別，事先找好一個替工。劉嫂卻現出不快的神情，彷彿受過一場委屈似的，至於尿片子灑了一地，有沒有人來洗，孩子哭着要飯喫，有沒有人來煮，她是不管你的。這當然復使我們難堪，但也無可如何。因為工錢儘可以添加，孩子卻沒法減少。

劉嫂走了不到一個月，便又走了回來，帶着不好意思的神氣說：

「太太，我借是回來幫你的好！」

沒有請到女工，她的轉來當然是高興的，同時想到她走時的態度又有點起反感，所與妻就忍着喜悅的心情，故意嘲笑地說：

「聽說你幫那家不是搆好的麼？」

她像見了親人似的，立即訴苦地說：

「艱苦囉！那家人客又多，又愛罵人，炒菜鹽放少了要罵，鹹多了要罵，不好喫也要罵！」

了一個時期。

我們叫她安安心心地住下，不要東想西想的，工錢答允每月增加。從此她又康平靜

有天，劉嫂到花橋買菜回來，帶着歡喜的神情，沒有放下菜籃就趕快對妻說：

「他來了！」

妻莫名其妙地問：

「你在講哪一個？」

劉嫂現出似笑非笑的神情說：

「就是我那個鬼老公嘛！」

到了禮拜六晚上，她就含笑着對妻說：

「太太，我要出去息一晚，明天打早就來。」

這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情，但我們也不阻止她，工作時間外的自由是應當享受的。歇

後每到禮拜六，或者僭不到禮拜六她就耍出去息夜。妻丁真地道：

「你錢要搜緊點哪！」

她斂着笑容回答：

「我借那麼錢！」

從此不罵她的丈夫了，洗衣做飯的時候，也不再唉聲嘆氣了。臉上閃着一種希望的
光輝，她要，要又問妻道：

「學校里邊好找事麼？」

「你跟哪個找？」

「就是他嘛！閒着坐吃山嵐的！他會寫會算，小娃子書都教過，一

「他借喫不喫鴉片？」

「早戒掉了。」

「怕他哄你的吧？」

「她賭咒再小吃了。」

「那就好，慢慢給你問問吧。」

事情一得閒時，她又愛同鄰家的女工閒談：

「如今擺個攤子，賣點花生糖果，滿好賺錢的。不過嘞，這要有耐性，終天肯坐在
街邊上。頂好就是花紅底下挑點菜賣，人勤快點，進城去，一早就賣得光。幾好的生意

啊……

劉嫂從來沒講過這麼有遠見有打算的說話，先前高興的時候她只是用鼻子聲音細聲細氣哼曲子而已。

不久，劉嫂走來向妻說，她要回去了，但臉上却遮掩不着那種說假話的神情。妻要她介紹個人來打替工，她說她找不着，而且急於要去，不等我們找個人來接她的手。於是家庭瑣事又堆在我們頭上了，先前第三個小孩終天睡在床上，現在却要抱了。妻忙得沒有時間看報紙，我忙得不能把答應寫的文章如期交卷。因此這回妻一提到劉嫂就有些惱怒，借說：

「她再來就不要她了。」

這時三嫂從她的家鄉來了，我們覺得替是要三嫂好些，但她却不願意幫人，她說她要做生意，第二天就挑了挑甘蔗來在我們的門口，大聲地叫孩子出去，每人送了兩根。接着就挑進城內去賣。以後她每天都挑一挑甘蔗，到我們門前來，雖然不要她再送了，但她總向孩子說：

「我給你們選好的大的！」

妻好奇地問她：

「你哪里有這麼多甘蔗來賣？」

三嫂不覺得意地說：

「我們買他村上一個田的，總帶有些上好賣。」

妻問她道：

「你老公走了麼？」

「他來做什麼？他老早底下找事去了。我於今住在合作社的。」

三嫂說的時候，有些不好意思，臉也紅了起來。

妻見她走後，嘆息地說：

「看她一定嫁了人了，怎麼偕嫁得苦嘛，天天挑這麼一大擔進城。」

三嫂天天來在門前賣甘蔗，總要同妻閒談幾句。妻問她：

「你看見劉嫂沒有？」

「怎麼沒看見？天天在城內賣小菜。」三嫂本想走了，感到很有興趣似時，又轉了

下來。「她才蠢囉，聽她老公擺佈，在城里用小秤賣菜，拿給警察查出，連菜連秤都沒

輸了。於今連本錢都沒有。你看這個人豈不癡嘛？她現在虧是要幫人。你莫不要嘛？我
去叫她——

妻搖搖頭說：

「我不敢要她了。不比先前，於今她心不定的很！你借是另外給我存個人吧！」
約莫一兩個月後，三嫂的甘蔗已經賣完，不再到我們門前來了。而我們終沒有僱到
女工，便想着要是劉嫂再來，我們便依舊請她幫下去。同時曾覺得劉嫂受了幾次攔阻，
總會安靜些吧。

不久，劉嫂真的來了，人瘦臉黃，身體顯得十分虛弱。樣子却大了。妻看了看她的
肚子，感嘆地說：

「劉嫂，這下你的老公真的害了你了，他又養不活你，看能怎麼做嘛！」
劉嫂低下頭，沒有說話。

妻勸她說：

「你借是叫你老公帶你回家去吧，鄉下東西便宜，熟人又多，也好休息你的身體。」
劉嫂沒多說什麼話，坐一會就走了。這是上午的事情。下午的時候，同村住的女人

走來向妻說：

「劉嫂今天到我那兒來坐過，她說她信懇幫你們，她不好意思開口，要我來跟你說。可憐得很，老公不管她的。」

妻嘆息地說：

「她就是不肯聽我的話！現在肚子一天一天地大了，人家請你也不好叫你做事嘍，何況借有病，一高二低，哪個擔待得起？這時候，她應該逼着老公趕緊回家去！」

以後再沒看見劉嫂了。有天我們遠城去，碰見了二嫂，她在為她賣藥，患在馬路旁邊。妻首先問道：

「劉嫂在哪里？她孩子生了沒有？」

二嫂驚異地說：

「你借不曉得麼？哪里借有劉嫂，早害霍亂死在醫院里了！」

「唉！」妻嘆息了一會，隨又問道：「孩子呢？」

「孩子沒生，孩子就在肚子里！」

「唉！」妻又嘆息一會，然後問道：「你呢？你借在合作社麼？」

三嫂眉頭一豎，略微恨恨地說：

「早不在那裏了！死計幾的！只要人家一個人苦，我才不肯吃那份虧哩！」

妻轉過話頭，與望媽的松柴說：

「柴火生意信好嗎？」

三嫂這才高興地說：

「滿好的！一天動快一箱，要賣好幾擔去了！」

妻微微笑地問：

「你現在一個人住嗎？」

三嫂臉紅起來了，有點不好意思。

於是妻不要她回答了，換過話說：

「借是你能幹！」

三嫂忍着高興地說：

「能幹什麼？糊得着嘴就算了。」

這時因有警察來干涉，說她放的松柴妨礙交通，要她趕快挑開。我們便同她分

了。

妻看着她走去的背影，十分感嘆地說：

「唉！女人……女人！」

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三日。

第
三
輯

原书空白页

江

從成都到我家里，不過八十里路，就有三條大江橫在路上。路旁偕有兩岸排着樹木的小河，芭茅叢生的溝渠，時時刻刻地出現。至於爲流水自行沖動的水車，則唧唧呀呀地，一路和夏天的蟬聲，不斷地唱和着。於今，偶然一想起家鄉，那碧波浩浩的江流，浸着水的江邊的林子，飛在水上款款遊翔的鷗鳥，以及水邊蔥綠的竹樹和蘆葦，都似乎有着親切難忘的記憶，而我的確也在中間的「道江邊，度過兒童時代一年愉快的歲月。

那時父親在江神祠國民小學校教書，一出校門，便是跨在江上的一座大橋。上面蓋着瓦屋，兩旁豎着木欄杆。有小販在上面擺飲食攤子。這橋在我們小孩子看來很長很長，站在這頭，望不清楚那頭。而我們愛吃東西的小朋友們往往在橋這端吃碗牛肉豆粉兒，走到橋的那一頭，又覺得肚皮走餓了，向那放着大碗紅油辣椒的攤子望望，想吃涼粉兒起來。我是下了課，就愛常常一個人站在橋上，把眼睛嵌在欄杆中間，望那照在陽光中有着銀星閃耀的水波，望那赤足走在白沙灘上撒着網子的漁人，望那貼着水面輕捷飛來

飛去的水鳥，望那長着茂草有水鴨投進去的小湖……。

我記得每天橋上走過最多的是用手推的雞公車子。牠們經過的時候，都是成羣結隊的，上面載着一袋一袋的米麵和雜糧，車軸發着尖銳刺耳的叫聲。橋板則在車輪下面轟轟隆隆地響着。橋在平常總是靜悄悄的，但聽見橋下石上響着嘩浪嘩嘩的水聲，一到車子通過，便充滿了喧鬧和熱鬧。車夫混身流汗，爲了推上較路高點的大橋，嘴巴咬得緊緊的，現得緊張異常的樣子。

這時在車子旁邊，便現出一個紅臉胖人來。他品着車子不住地奔跑，一面向車夫伸手，一面又大聲地嚷叫，因此，他也和車夫一樣滿頭流汗起來，而臉子則更見紅了。車夫往往不理他，只顧推走他們的車子，而且借似乎有些開玩笑故意使他發急，走在橋上就比走在泥土上更跑得快了許多，他幾乎要抓着車夫，逼着車子停下了。車夫這才讓車胖子掛緊脖子騰出一隻手來，把藏在耳朵上幾個通洞錢遞給他，於是他又退到第二把車子要求同樣的幾個小錢。只要第一個車夫給了，其餘後面的車夫，也就不再同他開玩笑笑了。

他是專門向過橋的運貨車子，收養橋稅的。因爲每年用一定的數目，向管橋的首事

包了下來，其餘不管剩千剩萬，都歸他的，所以他收起稅來，也就分外熱心和嚴厲，絕不讓一架貨車漏過。聽他隔壁鄰居說，有時他半夜夢中驚起，會沒頭沒腦地拖他的老婆，神經病般地嚷：

「聽聽，是不是有車子走過？」

有些推車的，到不同他開什麼玩笑，硬想賴掉過橋錢，一直衝上橋，口氣不息地轟隆隆地推過。他這時就把袖子兩挽，露出臂膀，放開喉嚨，比輪軸滾動的聲音響大地吼，不論什麼粗鄙的醜話，都盡情使用出來。車夫胆怯，也就勉強打開布腰帶，忍痛地給他。有的不怕事的，便常真脫下衣來，當場跟他對打。他到這時就不再搗拳擊掌了，改變成另一種方式——拖，一面拖一面急吼：

「入橋的，見官去！見官去！你不去，你就不是人生父母養的！」

這樣吵鬧一頓，結果，借是該出錢的，出錢了事。

他姓刁，名字却不知道。只聽見學校的劉伙房，同我父親談到他的時候，肉拳指頭點着地下說：

「刁鑽得很！」

他的獨生兒子福生，在我父親教的學校里讀書。那時不過七八歲，大的學生愛去欺侮，常常嘲笑福生是刁鑽得很的兒子。借拿醜有唾液的指頭，點着福生的額頭說：

「你就叫刁鑽得更很！」

其實我到他們舖子上，刁鑽得很到是非常和氣的，胖胖的，臉上總露出愉快的笑容，並不是橋上看見的那個伸拳挽袖的兇樣子。他夏天穿件黑色綢短衣，手上拿着紙扇；冬天則頭戴皮護耳帽，手不離烘籠，使人覺得他是個極其閒散，而又很會享福的人。屋裏桌子板凳皮鱗椅，都收拾得乾乾淨淨的，白銅火烟筒也擦得雪白透亮。吃飯的時候桌上總擺着磁碗、磁杯，和很打眼的一把錫酒壺。屏簾下則掛着兩三隻鳥籠子，有幾隻小巧美麗的紫燕，有玉嘴黑羽的烏鶻，有眉目狡好的金黃眉。不時發出婉轉好聽的叫聲。

主人的臉色，在屋內的時候，雖然老是平靜，而且愉快，但一聽見外面路上有車子在響動，就立刻變了，全身緊張起來。臉上做着笑容，把手里的東西，不管算盤邊釘，水烟袋也可，猛地一放，就很快走了出去。就是正在吃飯的時候，他也不讓挾在筷子上的肉片送進嘴巴，他要連筷子放下，去追上那走在頭前的那把車子。走到舖子來，費難

敞口的錢櫃很遠，就把收在手裏的通洞錢嘩啦一聲，撒了進去，即使有幾個落在錢櫃外，也不管了。只朝皮椅上舒服地一躺，女人立即遞他一張帕子，他現出滿足的神情，不住地揩拭流汗的額頭和臉子。若是有別的人在他鋪子上，他倒會得意地說：

「這些可惡的東西，他倒漏的過去哩！」

我父親先前在別的地方，課餘無事，多半是找人閒談，及在江神祠教書，便開始養鳥，我想這大約是從刁鑽得很那里受的影響吧。因我記得父親一在廟門口站着看什麼時候，就愛到他鋪子面前，背着手，對那掛籠里的鳥子，仰着興緻極好的臉色，只是望。刁鑽得很便抱着水烟袋，站到外面來。一壁吸煙，一壁拿燃着的紙捻子，對籠里的鳥，指指點點地說，樣子顯得從容極了。他多半講的是餒鳥的方法：

「鳥子站的這根棍子要到藥店去買木通來做，別的都不成。爲啥呢？唔，討厭得很！」

他立即放下煙袋，跑上大路，向吱吱甲甲響着的車子，伸出他那隻多齒的手。轉來的時候，就不進去替那張濕帕子，也不丟掉錢，只捏在手里，把剛才要講的話，趕快繼續下去：

「爲啥子呢？木頭它才能吸收濕氣油。那麼一來，鳥子的足爪，終年在籠里，就不會腫。餓的米不能隨便的，得炒過，趁氣淋上蛋黃，摻得勻勻淨淨的，晒乾再跟他吃。烏鴉這東西俗要麻煩一點，你得餛飩牛肉麩子，要選上好的牛肉，截得不大不小的，讓太陽晒乾，得乾，晒起來很有香味了，她才肯吃。」

這時可以看見他的臉越講越爲興奮，彷彿天地間最有趣味的，就是養鳥子這件事了。

不久我看見教室的走廊上，吊着精緻小巧的鳥籠了，裏面上上下下跳着一隻毛彩悅目的紫燕。又不久小籠子側邊吊上一個仍然做得精緻的大籠子了，里面站着一個油光水滑的烏鴉，這自然使我喜歡，比在刁家房簷底下看着，更爲合意，可是天天都看見，可就使人生厭了，我讀完書，借是高興一個人，跑到大橋上去玩。

跟我們包伙食的劉伙房，一個將近四十的中年人，頭上包着彩色的紗帕，串臉鬚剃得光光的，衣着打有補綻，可很清潔，常常從橋那邊的家里，提着菜到學校來做飯。那些擺攤子的小販，總愛問：

「買些什麼好東西哪？」

同時便眼光灼灼地直朝他手上的提兜，很有意思地瞧，顯然他們對他的行爲有點懷疑。但又不好直接說出來，只用眼睛表示。因爲外面的人，尤其是刁鑽得很，見修橋剩下的木料打失一點，便暗中說是劉伙房偷去煮飯了。同時又說親眼見過劉伙房會到江邊上去偷人家的簞子，當作出錢買跟老師吃的。所以那般小販，終天坐在橋上無聊，便對他手上提的菜籃，發生了興味，劉伙房人家那樣注意他的菜籃，當然肚里明白，臉上微微一紅，陰沉地回答：

「沒什麼好東西！」

有時借會在講出這句話的時候，順手把菜籃朝外一送，厭煩地加了一句：

「看嘛！」

他說出叫人家「看嘛」這句話的時候，籃里多半裝的是蛋和牛肉。那回答的意圖，雖沒說出來，可以推測知道，他是在說：「雞蛋生在人家的雞窩里，牛肉擺在攤子上，你總不能說人家是偷來的嘛。」

小販些看明白是蛋和牛肉，就似乎又想起別的有趣的事來。

「咱倆這麼捨得？天天跟老師打牙祭。」

一面做出極其吃驚的臉色，同時臉上常現出一種意思：「你哪里搞來這麼多的錢。」

另一個嘲笑地說：

「這怕老師到別處去教書，也要帶你去煮飯的吧？」

劉伙房不管這類的譏刺的話，到做出憎惡的樣子，向神詞這邊橋下一指，低聲罵道：

「這就是刁鑽得很惹的孽哪！勸老師無名白故地養鳥，要買牛肉雞蛋來餵，好貴的東西，人都少有吃到！……太玩得沒有名堂了！」說完不住搖他那對有對紗帕子的頭。等到發現我站在他不遠的時候，他臉一紅，馬上低聲罵道：「刁鑽得很，實在糟踏東西，人吃東西他給鳥子吃！」這樣使我明白，他原是在說刁鑽得很一個人。

但不販並不放鬆他，大約非使他受窘，就不甘休似的立即問他

「刁鑽得很該挨罵，那老師呢？」

劉伙房看了我一眼，然後說道：

「老師他又不同了！一天教學生多辛苦，養鳥玩玩，正是應該的，他是拿公家的薪水，又不是從窮人身上三個五個。吵嘴鬧架敲來，就拿錢買牛肉雞蛋餵，我們也不能

討他半個字，一他說得很大聲，看來很是理直氣壯，但我却疑惑他是單說給我個人聽。因為他似乎怕小販再來穿他，惹他說些過火的話，趕快端着菜籃。走進學校去了。

一些推米的車夫，想在橋上吹吹涼風的，一同刁鑽得很開玩笑，就先把藏在耳朵上的錢給他。他們多半揀着小販的攤子坐，對顆顆炒得顏色紅黑的胡豆，黃而脆香的花生，以及一碟碟調冲豆粉兒的牛肉辣椒蔥花大頭菜粒，盡量地欣賞一會兒，並不買來吃，只回頭向江面瞟一眼，十分滿意地說：

「好涼快！」

用手板把臉上的汗，胸口上的汗，一把把地灑灑橋板上，真正涼透了。這才從塞着衣服煙盒的車兜子里，摸出一個布包來。里面是冷飯，一點菜也沒有，但他們抓來喫的時候仍然顯得極其有味。小販們都對車夫布包里的冷飯，很注意地看，有的忍不住笑着攔：

「你們也會省錢，連菜都不吃！」

車夫也只是微微地笑，似乎對省錢一話，覺得很是合意。

有的小販却又帶着同情嘴氣她說：

「刁鑽得很那些鳥子嗎！」

車夫些聽不懂，只是大口大口地把冷飯塞進嘴去。

我看小販們，不論打趣也好，嘆氣也好，皆有一致的希望——買攤子上的東西下飯。

車夫們吃着飯的時候，他們的眼光，多半落在賣豆粉兒的擔子上。那擔子拭得十分乾淨，擺的青花碗紅花碗，亮亮的，晃人的眼睛。中間安置一個圓圓的銅鍋，隔成三格，一格是糖水，一格是肉湯，一格是醬油和別種東醃煮的香料。鍋側邊有一列小小的木架子，放碗紅油辣椒和一塊油浸的核桃，一碗和辣椒炒熟的牛肉臊子，一碟切得碎碎的大頭菜，一碟切得細細的蔥花，另外是一小竹筒胡椒粉子。這一切看起來實在是悅目，再經江風微微一吹，散在空氣里面真是香味撲鼻。有的車夫忍不住問：

「你那豆粉兒多錢一碗！」

賣豆粉兒的伸出四個指頭一比，嚴肅地說

「不貴！不貴！」神情似乎在待來買，偕把湯瓢兒往肉湯香料里攪了一攪，免得留在碗裏不勻淨。

車夫燃了油燭買吃之意。只一面抓冷飯，一面互相買賣弄見識說。

「當真相因，在成都省要六個錢哩！」

對於面前誘人的好食品，全然無動其中，彷彿經濟學家一樣，只在冷冷靜靜地談論各地的市價罷了。

賣花生胡豆的小販，聽見車夫在問豆粉兒的價錢，臉上原是透露羨慕和妒忌的，至此也就心上十分爽然，笑着打趣地說：

「刁鑽得很，一天到晚，不曉得要吃多少碗去了！」

賣粉豆的不高興地問：

「你說個啥？」

賣花生胡豆的要笑不要笑地拿嘴巴向車夫那邊一擺：

「他們每個，給他四個錢，不是剛好款一碗麼？」

吃着冷飯的車夫們似乎聽明白了，愕然向欄頭望了一下，臉上吃飯時候應有的快活樣子，也漸漸消失了。一直吃了飯都沒有再說話，只各自接燃短煙袋里的煙，順在嘴角邊上啣着，便推着車走了。

刁鑽得很的兒子福生，是小販們極高興的顧客。他常常來吃豆粉兒，借買花生和胡豆，把他的衣袋漲得鼓鼓的。我想他父親隨手撒落錢櫃外邊的小錢，一定對他十分方便。他也喜歡學我高樣把錢拋在水橋杆中間，對着江水直望。但不一會他就想出新花樣了。把胡豆殼子花生殼子，一片片地拋在水面，看他們迅速地漂去，一面使勁地喊：

「快來吃呀！快來吃呀！」

我奇異地問：

「你叫甚麼來吃？」

「魚！大魚！」

福生很興奮地回答。

賣花生胡豆的小販，兜他笑道：

「你跟誰來米嘛！明個會吃殼殼嘯！」

福生很聽小販的慫恿，就趕快把花生胡豆的米子丟下水去。這不但使他望不見魚，就連拋下去的花生和胡豆，也沉落水底了，沒留一點兒踪影。他着急地問小販：

「咱個一根魚都看不見呀？」

賣花生胡豆的小販，忍着笑說：

「你那幾顆，軸看得起？多幾點牠才會浮起來吃呀！」

福生常真又再丟下去，一面佯抓把花生胡豆跟我，要我幫他剝去殼殼，好丟多些下去，把魚兜上水面來。

賣豆粉兒的現出愛惜食物的神情，責備福生地說：

「你才養喃！虧你佯跟着老師讀書。你就全把他攤子上的買去丟，你也兜不出魚的，江里又不比人家的養魚塘！」

賣花生胡豆的向賣豆粉兒的眨眨眼睛說：

「你管得他哩！那樣擄來的錢，不這樣拋撒，留來做啥子？」

賣豆粉兒的搖着頭說：

「唉，雷打！雷打！老子養鳥，兒子饑魚！」

福生這個孩子確有些傻勁，要不是我拉着他，他真會再買些花生胡豆來丟下江去。

我對饑鳥的事情，也漸漸起了反感。有時父親把鳥籠放在大殿前的空地上意思似在要使鳥子換換空氣。空地上幾株高大的楠木，終年都用茂盛的綠葉，將天空和陽光全然

連着，鳥子在籠邊轉圈一會兒就拍起翅子想飛出去，尤其是最愛紅花綠葉的紫燕，更加用力地跳上跳下，不住尖聲「吉兒」「吉兒」地叫着。

父親借過刁家一種特別的鳥籠，共分上下兩格。底下這格跟普通鳥籠沒大分別，有本通作的站杆，有裝水和食物的小杯，上面那格蓋子是活動的，中設簡單的機關，鳥入裏面，便給關着不能飛去。父親把自己餵的紫燕，關進籠子的下格。上格則張開蓋子，弄好機關，放進紅色的花朵。然後用竹竿把柵支上楠木樹蔭高頭。有時帶下來一個小小的俘虜，一看見人，就亂碰亂飛，現出驚魂欲絕的樣兒。有一次，只是劉伙房和我在場，看守神祠的余看司，就跛着足走來看，借尖起一根指頭，指點着墮入籠中的紫燕，教訓地說：

「小東西，該受懲罰的，誰叫妳貪花呢？」

說得臉色陰沉的劉伙房也笑了。借忍不住奇異地問

「真怪，爲啥子牠也愛花呢？……蝴蝶蜂子是要採去做蜜，牠爲啥呢？只貪圖好看？」

因爲給人圍着看慌了，不僅新被捕的，拍翅亂飛，就是底下那個老由子（我們總把

鷓鴣墮入欄關的老鳥喊做老由子）也啱兒啱兒地連聲急叫。楠木樹蔭中其餘的紫燕，聽見散失的伴侶在叫，也應和地叫了起來。這種不安的聲音，很是使人感到惆悵。覺得牠們在呼救，在尋覓，在着急，在感嘆。甚至可以說在悲啼。

余看司，不答覆劉伙房的問話，只把鳥子，當成會聽話的小孩子一樣，繼續責備地說：

「這下可好了！我不管你的！讓你爸爸媽媽去尋你！你這下一輩子都不能出去了！你爲啥不看清楚呢？這樣朦朧里朦朧的，你不曉得嗎？好看的东西後面，原是藏着殺機哪！……呵呵是了，你默倒這里有菩薩照着，樣樣都是慈悲的麼？……唉，現在這里不比從前我一個人的時候，菩薩都在忍讓哩。」

劉伙房看只余看司說這番話，有些驚訝，又有些想笑，末後却皺着眉頭，警告似地說：

「這不能亂怪人的。怪只怪刀鑽得很！他不該興風作浪的，勸人養鳥，又不該買起這樣造孽的籠子……我惟願他有一天也乖乖地拿給人家關起！」

「這你又太過份了！」余看司這才對劉伙房說起來。他就是養鳥這毛病。除了這

點你再找不到他這樣的人了。祠上的首事些，哪個不說他好，包橋上的稅，他總乾脆的一手繳足，別個拖三拖四，繳不夠。」

劉伙房聽見這些話，就越發臉子陰沉起來，他不高興有人說刀鑽得很的好話。到尾後他便譏笑道：

「是的哪。他借常常送香臘錢吶！」

余看司却不以為是譏諷，反而高興地說：

「他就是這些地方好吶！在菩薩身上頂捨得出錢。」

劉伙房冷冷地說：

「是的哪，他借捨得出錢修廟子吶！」

這到把余看司弄得莫明其妙起來，詫異地問：

「他修啥子廟子？在啥子地方？」

劉伙房一點也不笑地說：

「他修五臟廟吶！」

余看司掉過頭去，對着烏籠生氣地說：

「扯！我不如對鳥子講話好一點！」

劉伙房彷彿想緩和余看司的怒氣，陰沉的臉上，浮着一絲笑紋，用十分懇切的口吻，小聲講一種私話似地說

「我老實告訴你，他餒鳥子花的錢，怕比花在菩薩身上的，十倍都有多了！這回我替老師經手買，我才清楚這個數目，用並得不小！」

余看司始終不快地說

「這不管他的，只要有心敬神，肯跟菩薩捐錢，就很難得了！」

劉伙房斂着笑容，臉子反更陰沉了，刻薄地說

「他捐的錢，怕菩薩也不好受吧？」

余看司沒有說話，只睜大眼睛直朝劉伙房責備地望着。

劉伙房挑釁似地冷笑起來

「不說菩薩，就是給我，我也不好受的，你想想看，他的錢本是捏起拳頭，吵嘴打架，搶人家窮人的哪！」

余看司聽見這話，到反而失笑起來，臉上現出開導的神氣，教訓地說：

「這你錯怪了嘛！他收錢，他是依了首事們的命令叫！並不是無憑白故霸住這個地方！」

劉伙房搖一下頭，始終非難地說：

「他總之其是個心腸不好的人！」

余看司又睜大眼睛直朝劉伙房責備地望，牙巴咬得緊緊的。

劉伙房仍舊冷笑起來，帶着挑戰的神氣，用小指頭比着說：

「他只要有這點子好心，他都不忍做個不公平的事情的！」

這回余看司惱怒地說：

「爲啥子不公平？人家首事些，訂了好些年了。任誰哪一個都沒講過壞話，有你來講的！……」

劉伙房把頭一偏，現出不怕事的神情。

「我講不得？……事情是不公平吶！有錢人過橋半個錢都不要，窮人過橋偏個個都不得少！」

余看司立刻責備地說：

「你在說橫話囉！人家是要車子過的錢，哪是要窮人？我問你，你天天過來過去，要你半個沒有？」

「唉，羊毛借不是出在羊身上！車子會出啥子錢呢？」劉伙房鄙視對方沒有認識那麼似的說：「你要曉得，人家靠車子掙錢養家養口，你到借車子做由頭，要人家汗水錢，實在是不對又不對了……有錢人打橋上過，你要他四五個錢，算得啥嘛，那不過是牛身上扯落一根牛毛！……這實在與的不對！」

余看司攔動跛足，向劉伙房走進一步，恫嚇地說：

「你講話到要留神點喃！在我面前到不要緊！人家首亭些正在尋你的縫！」

劉伙房把頸子一偏，歪着嘴巴說：

「我怕啥？我不過背地講講吧了，難道我做過見不得人的事情！」

余看司更加小聲地說：

「你曉得嗎？人家首亭些正在查那些剩下的木料啊！」

劉伙房一把提着烏籠子就走了。走了丈把遠，又突然回頭來，忿忿說道：

「你去告訴刁鑽得銀一聲！他再造謠，不饒死他，我不姓劉！」

發生這回爭執後，劉伙房就不同余看司講話了，從榆木樹底下經過時，臉色格外陰沉，彷彿余看司叫他一句，他都不會答應似的。

余看司失掉一個可以講話的熟人，好像也並不寂寞，他對他的雞和狗，也能隨心所欲地講話。

「是你吃的嗎？」他看見餒難的糠飯鉢子舐得光光的，便怒氣沖天地問那躺在樹下的狗，「你咱個這樣壞，學起偷東西了？人家雞吃了，就會生蛋的，你會生嗎？沒中用的東西！走開，我不喜歡，你這樣躺！」狗只望着他，並不走開，彷彿對於他的責罵，在作無聲的反抗一樣。余看司雖然常常生氣地罵狗，可並沒有打過狗一下，罵過之後，又對狗講和了，「偷點不要緊，一般是吃菩薩的，我怪你做啥子！好好躺你的吧！」

倘如劉伙房過身的時候，余看司就把這幾句話，說得更加和藹而婉婉了，甚至偕着眼睛瞟着劉伙房的背影，彷彿希望他掉身轉來能夠跟他講幾句閒話似的。

劉伙房從沒留下過，到反而走得更快了。

父親爲了養鳥的事情，常常要叫劉伙房到刁鑽家去借籠子，還籠子。劉伙房總連聲啾啾地領命而去，只是臉色更比平時陰沉一些。

說

我見刁鑽得很同劉伙房講話也是笑容滿面的，有回僧拍下劉伙房的肩膀，稱贊地

「你咱個搞起的！會得那樣快？你切的牛肉顆子拌的蛋黃米子，老師說就跟我搞的一模一樣！」

劉伙房用一種像高興又不高興的聲調回答：

「這有啥搞頭！」

「你能幹！」刁鑽得很稱贊一句，接着現出神往的臉色說：「我要是搞發財了！我準定請你啲！我那時要養多少的鳥子去了！」

福生拍着他那鼓挺挺的衣袋歡喜地叫：

「爸爸，我要養一百隻哪！」

刁鑽得很喜悅地說：

「好的好的，一百隻！」

福生又高興嚷道：

「爸爸也要養魚哪，養一百條！」

劉伙房沒有說一句話，只陰沉着臉子，迅速走了開去。

當時我感到最愉快的，借是把臉子嵌在欄杆中間，看清碧的江流，在陽光底下，閃耀着銀色的波光，從遠處黛綠的樹林那邊，流了過來，又向遠處黛綠的樹林隱去。因為人們臉上的歡笑和陰沉，都會有使人不快的成份。每天我下了課，我就跑到橋上去，我簡直可以說，我全然戀上了那條江。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八日

毛 道 人

一

毛道人不常來我家化緣。但一來的時候，總要敲開大門，用着驚動全家的響亮聲音，極有精神地唱着道情。他唱的什麼，我們小孩子倍聽不懂，只覺得他每唱一句，就拍一下道筒，發出慈不隆董的聲響，使人感到驚奇，而且有趣，常常他走了好半天，我倍在想爲什麼一根兩尺來長的竹筒子，在筒口上蒙上一點油紙或者什麼的，竟能響出那樣好聽的聲音呢？

他有三十多歲。臉子粗糙，緊張有力。眉毛很黑，又多又濃，眼睛就在那下面，射出兩道逼人的光芒。頭髮一大蓬，全披在頭頂，結結實實挽成一個大的髻子，銀簪白亮亮的從髻裏現了出來。毛藍布道袍，有着圓領和大的袖子，長統的白布襪子，則拖著露腳，差不多拉到膝頭。

他一來的時候，祖父就進屋去取錢，等他唱完一段道情，便親身走過去，把錢交他，毫不讓他多等一會兒。祖父這種舉動，在我們小孩子的眼裏，也覺出來了，似乎有些不尋常，因他素來很少動手給東西跟化緣和求乞的人的。我看見平日一有叫化子站在門外喊善人老爺，要碗飯來吃，或者遊方的和尚道人拿着黃色的大簿子，合着掌說，居士結一個緣，祖父總皺着眉頭走開；要是站在大門外的人，懇求得太久了，便會厭惡地吩咐家裏人說：

「拿點東西去打發他……好吵人囉！」

祖父是極端尊崇孔孟的，他教我讀論語的時候，特別指着子不語怪力亂神那句話，解釋跟我聽，說是聖人教我們不要相信神。同時又替我設問：自己家裏爲什麼供有家神土地和灶王菩薩呢，他說這原不過是表示自己的心意罷了。隨即翻着論語的另一句話：「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證明他是照聖人的辦法來行事的。教我讀孟子的時候，又特別對伊尹那種「一介不以取諸人，一介不以與諸人」的行爲，很是激賞，並說做人應該那樣才對。根據以上的情形，可以明白我的祖父爲什麼不喜歡化緣和求乞的。他有時候借說他們全是一批懶人，不然好好的身體，爲什麼不做工，要立在人家門前，低聲告哀呢？

我逐漸明白了祖父的見解，就越發奇怪祖父對毛道人的行爲了。那時我在讀四書之外，借在偷讀七劍十三俠那部小說，知道有一種人能夠口吐白光，化成一把寶劍，割人腦袋，彷彿往口袋裏抓取東西一般容易。他們的衣袖非常寬大，喜歡把什麼人帶走，只消裝進袖子，就可以了，毫不費點氣力。他們平素住在深山古廟中，不經容易到人世間來。我因此暗裏想祖父之所以特別敬重毛道人，大約毛道人是屬於這一類的人吧？毛道人化緣走後，我便去問母親：

「毛道人會不會騰雲駕霧？」

我的母親笑着說道：

「他會騰雲駕霧？……怕房子借跳不上哩！」

我又問道：

「他肚子裏有沒有寶劍？」

母親詫異地看着我說道：

「你咱個想起的！他肚子裏會有寶劍？……有寶劍，那借了得！早不早就痛死了！」

摩親諱字不多，七劍十三俠之類，當然是沒有看見過，無從知道世間僧有這麼一種能人。我後來又去問祖母，祖母也笑着說：

「毛道人，他會什麼呀！……要做神仙，怕二輩子僧要修理！」

有天，一個老太婆來跟我家孃孃做紅，說是隣縣的縣城內，有個世宦人家，住的是大公館，開的是雙間舖子，鄉下佃有幾百畝田。家裏平常請廚子做飯，叫裁縫縫衣，女傭嫁了過去，管閒一輩子有清福好享。祖母頂怕自己的女嫁到人家去做媳婦，僧要苦做善吃，所以，聽了這番說話，很是喜悅。什麼話都講完了的時候，又高興地指着我，笑着說：

「我告辨你囉，那天你們毛貴子來化緣，我孫兒借獸倒他是神仙哩！」

老太婆做出歡喜的樣子，向着我說：

「你這樣想的嗎？……但願照你想的就好了！也免得我爲了幾個紅葉錢，借車跑西跑的。」隨又嘆口氣，向我祖母說道：

「老實說，我從小對他沒啥子望頭的！」

祖母帶着贊備的口氣，安慰她說：

「毛大娘你不能那樣說嘯。俗話說得好，放下屠刀，立地可以成佛囉！」

毛大娘不以爲然地說：

「你老人家說笑話哪，幾時見過做道人的成了佛？」

祖母不禁笑了一笑，帶着惋惜的神情說：

「他該去做和尚的！爲什麼子不先想一想呢？」

毛大娘現出不高興的神情，輕蔑地說：

「你曉得他的！他一向做起事來，都叫你猜不透！」

我看她們兩位老人家，都願意他做和尚，其實我覺得到是做道人好些，因爲那時候看的七劍十三俠的裏面，劍仙俠客，到多半是些道人，和尚似乎沒什麼能幹。至於我所感到不滿的，乃是毛道人原來借有一個家，在我們近邊不遠的地方；借有一個母親，做着這麼俗氣的事情——做媒。後來借知道，他的父親就是常常跟人家殺豬的，一個幹兇事的刀兒匠！這麼一來，毛道人跟我心目中的劍仙俠客，距離隔得多麼遠呀！而留在我心裏的，只是最初的一點疑惑，——爲什麼祖父那樣敬重他呢？等毛大娘走後，我便向祖母攪起這個問題，她現出不願意的神情說：

「這要問你祖父才曉得囉！」

她大約也知道我不敢向祖父問這些事情，看我一會兒又說道：

「你不曉得嗎？毛道人是熟人哪！」

這樣一說，在我幼年時候的心中，也就感到滿足了；因為是熟人，所以毛道人他可以毫不客氣地走進大門；因為是熟人，所以祖父才那麼懇懇佈施他！

但是後來才慢慢明白另外一些故事：到不備僅由於他是熟人。

一一

毛道人先前在我們那裏，是個有名的強盜。他並沒有打家劫舍，只是帶三兩個助手，晚上到人家去偷竊。但他和一般小偷不同，若是發覺了他，你不能趕他到百步以外，否則，他會回轉身來，拔出雪亮的刀子，大聲地恫嚇你：

「你再趕來！……看我不戮你兩個窟窿！」

我們住在成都平原的人家，全是各門各戶散開居住的，你這裏大聲呼喊強盜，別人那裏往往很少聽見；即使聽見了，也覺得單獨三兩個人跑來救援無濟於事；同時又覺得

並非了不得的搶案，用不着過事驚惶，至多被竊者失落一塊臘肉，或者把舊衣衫罷了。因此，聽見的人多半掀開鋪蓋偏起頭聽聽，估量地說：「張大桶家錯賊了。」像是李家鵝頸項那裏。」隨又把頭放在枕頭上呼呼地睡了起來。第二天聽見昨夜那家東西掉得多，也無非責備地說：「應該警醒點呀！叫個睡得那樣死！」人家知道這種散居的缺點，便喂狗來守夜，晚上一有動靜，狗便汪汪地咬了起來。但狗只能驚醒主人，却不能咬着強盜。所以一聽見狗咬，主人便得趕快爬下床，拖根棍子趕賊。賊估量到主人的能力，勝不過自己，便可以從從容容地逃去。至於厲害一點的賊，像毛貴子這種人，他簡直借要給主人一點恫嚇，叫你不但失掉東西，並且嘔一肚子的氣。

毛貴子的父親母親，也把毛貴子沒辦法，只好把他「壽」了，這就是說同他脫離親屬關係。申明他不再是自己的兒子。毛貴子也不回家去，飄飄忽忽地不曉得他躲在哪裏，有時一月半月不見他的影子，有時又接連幾夜，鬼魂似的肥人家的墻牆，翻人家的雞欄。滿清的官兵捉不倒他，而且一年到頭，也很少來捉，因為我們住的這個區域，是兩縣接壤的地方，差不多近於兩不管的樣子。

平日我祖父認為做人應該勤快工作，安份守己，對於遊手好閒，偷雞摸狗，以至為

非作歹，他是非常憎惡的。故而對於我們這個區域裏活動的毛貴子，更加顯其痛恨！晚上屋後林子裏有皂角菩提子之類，落下地來，都會擾他的睡眠，以為毛貴子翻牆進來，在林下悄悄地走動。又常常深夜裏聽着狗聲爬了起來，拿着百步燈，向着陰風角仔仔細細探照，口裏喃喃地說：

「毛貴子，你岩麼不打窩下食呵！」

祖父在鄉下說過私學，毛貴子小的時候，就在他底下讀書，祖父拿着一根棍子，在他背後，一面追，一面罵：

「毛貴子，我打死你，你好事不作，你爲啥來做賊呀！」

毛貴子估量祖父追不倒他，便笑扯扯地逃進園裏：

「這原是你老人家先前教得好囉！」

祖父氣得要命地喊道：

「我打死你！我沒有教過你這樣的壞東西！」

「你教過的！」

毛貴子仍然笑着跑。祖父氣喘喘地吼道：

「我教過你啥子！……我教過你做賊嗎？」

「你教過的！」

「你這混蛋東西，我打死你！……哪本書上有做賊的語？」

毛貴子便把先前四書上面的句子，到全不落地啃了出來：

「有的！四書上不是有說雞鳴而起，趕快趕快搞大銅錢麼？」

這時已趕到田野裏了，祖父的足步已經自自然然緩了下來，聽見毛貴子這麼引經據典的就連忙叱責道：

「胡說！搞大銅錢！聖賢的書上，哪有這樣的話？」

「有！有的的確確地有！怕是孟子說的呢！」

毛貴子也放緩了足步仍然笑扯扯地回答。祖父立刻記起來了失笑地罵道：

「你記都不記得，你僧懂啥子聖賢的話！……我告訴你，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盜跖之徒也，那是一句罵人的話，那裏是叫你學的！」

毛貴子笑着罵道：

「罵人的話，也記在書上，那就是一本壞書，你拿壞書教我，你也不是好人！」

祖父又氣得吼了起來，拿着棍子趕下去。

「我願老命不要，我要打死你！你這天生的強盜！」

毛貴子一面跑，一面揮着雪亮的刀喊道：

「你老人家不要亂趕哪！百步以內，是你的天下，百步以外，是我的天下！……」

你要是不管，我就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

祖父並不回答，只是氣吼吼地趕去，彷彿趕的不是強盜，而是趕的不成材的兒子一般。但因為跑得太急了，給足底下的石頭一絆，便突然翻倒在田裏去了，同時又因年老力衰，跑一陣子路，已經又疲又乏的，便一下子爬不起來。毛貴子一眼看見這樣情形，便立刻跑轉來扶祖父，一壁很擔心地說：

「沒有跌着你老人家嘛！」

祖父原是掙扎着要翻爬起來的，看見毛貴子來扶他，便率興躺下去，不再動了，只是氣急敗壞地吼道：

「不要挨我！……你這惡人，你這強盜！」

毛貴子不管他罵仍然去扶，一面責備地說：

「你這個老頭子才怪喃！踩着爲啥不要人扶呢？」

祖父趕忙滾開身子，不讓他接觸，一壁更加生氣地吼道：

「不要挨我，你的手不淨乾，你的手偷過人家的東西！」

毛貴子用他有力的手，抓着祖父的肩膀，強迫地扶了起來。一面惱怒地罵道：

「不要掙了！……我不是扶你這壞脾氣的老頭子，我是扶我先前的老師哪！」

祖父覺得在毛貴子強有力的手腕裏，實在沒法掙扎絲毫，同時又聽見他在這麼說，

便恨恨地呵叱道：

「我是你啥子老師？……你要是僭記得，你就不該來偷我！……沒良心的東西

毛貴子忍不住笑起來了，大聲回答道：

「偷你？這算得啥子嘛！……你有，我沒有，我不偷你我偷哪個？」

祖父抓起地上的棍子反大聲吼道：

「你這沒良心的東西，我打斷你的足幹，看你再來偷！」

毛貴子立刻跳在一邊，惱怒地喊道：

「你這賊或賊，你這賊，我明天晚上來偷你！」

「雜種！你來偷嘛！」

祖父一面吼，一面就雙手擺着棍子打了過去。毛貴子趕快躲了開去，同時大聲喊

道：

「你不要再罵我，我就不再加上你的門！」

祖父仍然拿着棍子趕，大聲呵斥道：

「鬼才信你的話！……你要是說話有準，你就不會做強盜了！」

毛貴子跑遠一點，氣虎虎地叫道：

「讓我率與明白告訴你吧！並不是我毛貴子忘恩負義，起心要偷你，是你不該逢人

就罵我哪！」

祖父因見趕不倒了，同時又累得氣喘起來，便也放緩了足步，一面拭汗一面罵道：

「我借要罵！我一提到，我就要罵！……你是強盜，我爲啥子不罵？」

毛貴子像在賭咒那麼地叫：

「你看我哪會偷倒你的東西嘛？……我老實告訴你，我無非叫你明白罷了！……」

「哪個兒子才安心儉儉！」

說完，毛貴子就揚長去了，消失在黑暗的原野裏面。

祖父拖着棍子回去，祖母站在大門口埋怨地說：

「你咱倆那樣不顧死活！兒子些又不在家裏，你一個人怎麼能管住他！反正他又撒着，跑開就算了嘛！他要是回你手，我看你今晚還有命！」

祖父憤怒地把棍子往地下一築，叱責地說：

「要你來多嘴！……連我教過的學生我卻怕了……真是……要管住他……」

接着關門進去，祖父坐在堂屋裏面息氣。把剛才的經過，祖祖母一五一十講了出來。

祖母聽到毛貴子來扶祖父那一節，驚喜地說：

「喲，他借有點良心嘛！」

聽到祖父講完之後，祖母立即勸告道：

「我早勸過你，他沒儉你，你罵他做子嘛，以後不要再罵他了，何苦還惹得那」

個人呢？」

祖父不聽勸地說道：

「你不要勸我！他這做強盜的，你不罵，你要罵哪子人？……他偕好意思，提起在我手底下讀過書哩，不提到好一點，提起來我要罵他一輩子的。……你想想，教出這樣的學生來，偕有臉見人？……以後千忌不要說他在我底下讀過書！」

祖父仍然罵下去，但毛貴子却沒有再來過；而來的時候已是把辮子挽成髮髻，穿着闊領大袖的道袍，手上拍着慈不隆董的道筒了。

三

毛貴子的出家，傳說是相當多的：有的說是拿跟情婦賣了，半夜給仇人困在一間小屋子里。他看出真情，何把那個愛過的女人殺了，爬上屋頂悄悄逃去，從此以後他就心灰意冷，看破了紅塵。有的說他因會偷東西生活過得很好，常常有花有酒地打發日子，憂愁和悲哀，在他身上總生不起根。但是有天在山里走路，看見一隻曾經盤旋穴際的岩鷹，半死地跌在地上，給一羣老鼠咬食。他感嘆起來，覺得自己再英雄一世，終有一天

會有老鷹這麼一個結局的。於是他渴望能夠得到長生不老的仙藥，開始實行挽起髮髻，穿上圓領大袖的衣裳。有的則乾脆地說，他因犯的案子太多了，到處有人要捉他，弄得他走投無路了，他便去做牛鼻子道人。但從一些道人那里傳出來的却又是另外的說法。

有一天一個住在山上的老道，正在殿里拈香，忽見一個漢子，身穿黑衣服，直闖進來，兩隻不馴善的眼光，逼人地射着，又見短衣下邊，露出一點黃黑色的刀鞘子，知非等閒之輩，連忙迎進客堂倒茶招待。而且他也是跑慣江湖，頂喜歡講話的，好多天來，正缺少一個談話的對手。

這個突然闖進廟子的陌生人，便是毛貴子。他坐定之後，向客廳外面柏樹上嘖嘖唧唧叫的麻雀隨便望了一下，然後直劈劈地問：

「江湖上聽說老師傅很會看相，我特來請老師傅看看，不論吉兇，都請照實講出，看後定有一番重謝。」

隨即從肚兜袋里，摸出一大錠白銀放在桌上。那時是滿清，大家都在使用銀子。老道看下銀子，便眯細眼睛，笑了起來，因為他看像從來沒有賺過這麼多的禮金，但表面上儘是推辭道：

「相看的，算是貧道結個緣，銀子不敢領受！」

於是老道向毛貴子下細看了一陣，才點一點頭說：

「好個像貌，可以快快活活過一輩子！」

毛貴子搖一搖頭說：

「我不是問這個！」

老道對這肯出大禮金的來客，討好似的趕先問道：

「你是問你能不能發大財嗎？」

毛貴子做出鄙夷的樣子說：

「我不希罕銀子錢，」指着桌上擺的一錠銀子「這東西，只要帶上十錠我就會厭死了，你想走起路來，多麼不方便！」

老道微笑地說：

「那有啥子相干，你可以放在你家里嘛！」

毛貴子冷冷地說道：

「我沒有家！」

接着又略帶生氣的樣子說：

「我用不着家的！」

女嬌嬌意地點一點頭。

毛貴子臉上又現出驕傲的神情，申明地說：

「你不要誤倒我就是根光棍子！……自然我今天身上拿不出五錠銀子……等

劉明天，打個賭吧，你要十錠八錠都有，要是拿不出來，就是塘里的烏龜！」

廟內有個放生池，就是對着客堂的，常常有烏龜浮出水來，把頭伸向天空曬曬。毛

貴子走進廟來就已看見，這時他指着塘里在說。毛貴子看着老道微微驚訝的臉子，約莫

等了三四分鐘，卻又誇耀地說：

「你不信嗎？……你應該相信的！我不存錢，替我存着錢的人，可見蝴蝶僧多哩

……只是他們做夢的時候，才肯給我！」

說到尾後，毛貴子縱聲笑了起來，笑聲里含着無限的得意。

老道等這便又笑着推測道：

「那你一定是要闖你的功名大事了？」

毛貴子不僅搖頭，偕擺一擺手，大聲地說：

「這更不是了！……我一向，一股風似的，喜歡吹向哪兒，就向哪兒吹去……

除非活見了鬼，才跑上金鑾殿去碰響頭！」

老道本不想再作推測了，但爲這講話放肆的年青人所感，便又忍不住笑着打趣地

說：

「一個年青人，連功名富貴也不想，那想啥呢？莫不是在記罪一個聰明的女嬌嬌，看自己有沒有福拿到手？」

毛貴子忍不住大聲笑了起來，聲音之大，簡直可以說是，連空落落的客堂，也發出響響，接着忍着笑聲嘲弄地說：

「對於老道會，我怕比你老師傅借要想得乾淨些哩！我同女嬌嬌莫相干！女嬌嬌是一根長花的藤子，我不能變成樹子讓它纏，我要像風一樣，四面八方地吹去！」

老道略微有些臉紅，竭力莊重地說，彷彿要藉此鎮下對方的無禮似的。

「那你可是問你的壽元？……一個人能活多大歲數，這要從像貌來判定，就掛牌了，至多只能看出短命和長壽這兩點，其餘只有問問真正的仙家！」

毛貴子仍舊笑着說道：

「就有真正的仙家在這里，我也不用問……我們這起人，連明天都不管，借問他老子壽元不壽元，……我們只問今天的！」

於是老道就現出冷淡的神情，看着塘里浮動的烏龜說：

「那我就不曉得你到要問老子了？」

毛貴子笑着說道：

「這樣瞎談一陣，差不多把來意都忘記乾淨了！」咳嗽一下，清一清喉嚨。「我好久以來，就覺得不論啥子都玩夠了，只有一件事情，梗在心頭，使我很不好受！」

老道把望着池塘的眼光，掉在毛貴子的臉上，見他笑容誇耀和驕傲，都已消失了，便也自然然而凝神注意地傾聽起來。

毛貴子繼續認真地說：

「好多人睡着的時候，擔心我，害怕我，醒了的時候，就恨我，咒罵我，除了太陽落下山，我很難走到他們那里去。其實我自己也並不想走去，我跟他們親熱不起來，我踢他們是仇敵。但我心里偏偏有個鬼，想在大白天，大搖大擺地走到他們那里去玩，叫

他們心里憐得我喪命，可是他們臉上都感得現出非常得意的樣子，我啼笑俱備，他們還無可如何，這要咱個才做得到呢？……我也明白這是傻想法，做不到的！……可是我這個人就偏要做那做不到的事情，越做不到就越想做。……」

毛貴子說到這里，禁不住發出苦笑，好像這點想頭，真的難得為難似的。

老道靜靜聽着的，便點點頭輕聲說道：

「這就是魔！……每個人心里都有一個魔！」

毛貴子愈看苦笑，現出回憶的神情，說道：

「有次，有個相好問我，你這人，這樣快快活活的，想來該沒有啥子苦惱了罷。我說，咱個沒有呢，天上的月亮，都有缺的時候，何況我們凡人！我就把剛才對你說的苦惱，一五一十告訴了他。……他就告訴我，你借是去雲華山找那廟子上的老道吧，他老人家有半仙之份，你只消站在他面前，他就明白了，你有啥子苦惱，他就能替你釀解，你做不做得到的事情，他會跟你看定！……所以我就啥子也不管，就跑到你老人家這里來了。……請你老人家告訴我，我這苦惱能不能釀解？我要做的事情能不能做到？……」

老道聽完了燃着鬍子思索一會兒，然後微笑著說：

「叫人家恨你，而又要怕你，討厭你而又要敬重你，……這很難做到！」

毛貴子帶着挑戰似的神情，問道：

「難道天地間竟沒一個人做得到麼？」

老道歛着笑容，望着門外的天空悄聲說道：

「當然有一種人能夠做得到的！」

毛貴子急不能耐地問道：

「哪一種人？」

老道一直望着門外的天空，嚴肅地說：

「國王！真命天子！」

毛貴子靜了一會，從絕望的臉色中，慢慢顯出一種談諧的神態，然後打趣地說：

「你老人家看看，我有這個福份嗎？」

老道這才掉回頭來，對着毛貴子定睛地瞧，隨即搖搖頭說：

「我不瞞你說，尊相是沒這福份的！」

毛貴子竭力保持着滿不在乎的神情，鬧玩笑似的插嘴問道：

「爲啥呢？」

老道伸起右手，指着毛貴子說：

「第一，你耳不垂肩，手不過膝，再呢，心太直率，不會把好聽的話常常掛在嘴邊，第三，你太喜歡開玩笑，……」

毛貴子不耐煩聽下去了，連忙揮一下手切斷老道的話：

「不用講了，我自己早就明白我不是那種人……不過我來的目的，老實對你說吧，我並不要你看我不能做，我是要你設法，就等於有了惡運，要請你釀解一樣，叫做不到的事情也能做到，……你到底能不能夠？你要是能夠做到，你要十錠八錠銀子，都能給你，不打一個存！」

毛貴子說到尾後的時候，臉上顯然現着你是做不到的那麼一種優越神情。彷彿在報復剛才說他尊相沒那份福似的。

老道重又燃着鬍子沉思了好一會，才微笑着就說道。

「不是貧道誇口，事情到了我的手頭，當然沒有啥子困難的！」

毛貴子立即凝視着老道的臉上，看他是不是在開玩笑，等到看出他是說得那麼莊重，那麼矜持，便不由得不敬重起來，趕忙改換了剛才不遜的口氣，懇求地說：

「弟子愚昧，務求老師傅指示一條路道！」

老道理了一通鬍子，然後嚴肅地說：

「不過元始天尊安排了的事情，我們僧是沒法子改過。他那種造化的大力，我們積一輩子的修煉，也只能學其萬一，像你要叫我把國王這份福給你，那就萬萬辦不到。辦到了，會惹他發怒，雷打我的！」

毛貴子等得不耐煩了，又催促地問：

「到底你能做啥子呢？請快點說吧，不要這樣轉灣抹角！囉囉嗦嗦的！」

老道理微現出嚴厲的口氣，逼視着毛貴子教訓地說：

「你這樣粗粗魯魯的，就不對！只怕我指示出來，你也做不到！我要指給你做的事情，首先便要溫和恭敬，強暴魯莽的樣子，第一壞事情！」

毛貴子覺得自己已被無形的索子套在老道手中了：爲了要把做不到的事情做到，不能不表示馴服。他硬口氣竭力溫和地說：

「弟子原是個粗人，缺乏禮貌的地方，借請老師傅原諒！」

老道看見面前這個莽漢已給自己弄來有幾分馴服了，也就高興起來，繼續先前的話說道：

「我能叫你做到的，就只能大搖大擺走到恨你的人那里去，他們不敢勸你一根指頭。若是他們敬重你，那就全在乎你自己的道行了。」

毛貴子歡喜地插嘴道：

「老師傅快些說吧，只要能夠大搖大擺走去就好了，別的我都不在乎。」

老道打量毛貴子一會，才又說道：

「我先問你一句，你爲了要做這件事情，是不是捨得把一切都可以丟開？」

毛貴子站起來，十分熱烈地說：

「我毛貴子有啥子捨不得？老實說爲了做這件事情丟掉性命也捨得的！」

老道現出嚴肅的臉色，帶着命令的口氣說道：

「你既捨得，那你就依我的吩咐，先做個出家人吧！」

毛貴子驚異地說：

「那跟做這件事情，有啥子相干呢？」

「啥子相干？」老道責備似的說：「你在這裏蹲個半年六個月，然後紅着道僑挨門挨戶走去，看僑有哪個敢動你一根指頭？」

毛貴子覺得這有道理，於是便留在廟里了。

四

毛道人出現在我們眼前，重多不過年把兩年光景，以後就永遠沒有看見他。不知他是到深山古廟去修煉，到名山大川去雲遊，僑是把道人這套玩意兒，搞厭了又去幹另一件他所不能做到的事。但他那份豐富精力和強烈追求心所造成的故事，却曾經潤澤過我枯燥的童年，裝飾過我貧乏的夢幻，如今相隔許多年了，我心里僑保留有一片清新明晰的記憶，一如窗外的青山，永遠不老似的。

10

九 樂

我在翠雲山廟子內讀書的時候，有一個在廟內寄食的人，約莫三十歲左右。頭常常剃得光光的，顯得復圓。臉子有點胖，上嘴唇留著兩撮很黑的鬍子。神情莊嚴，不大見他隨便談笑，至今想來，這和人家叫他的名字姚伯威三個字，似乎有些適合。衣服穿得講究，跟一般鄉下土財主的裝束，極不相像，我記得夏天的時候，他就愛穿一件白大綢汗衫，樣式也很少看見，大概是省城那邊的派頭。

他是我祖母娘屋梁家的親戚，祖上一代聽說借做過官的，不知怎的，他家只剩他一個人了。年青時候，一向住在成都，和我父親一同進過省城的私塾。他們兩人是以老表來稱呼的，不過我在廟子內，却聽見他們彼此喊着名字。不知是因為我父親在廟子內教書，他才來寄食的，借是由於廟內清靜，可以讀書，也許兩者兼而有之吧？

廟子內沒有和尚，也沒有道士，只一個五十多歲的在家人，經營着香火，大家叫他彰着司。這是沒有讀過書的老頭子，人家走來菩薩面前求籤的時候，他總找我父親跟他

看簽上的號數，然後再根據號數去尋簽票。他的裝束，跟一個鄉下人，沒有兩樣。全不因為住在這個竹木蒼翠的幽靜地方，與乎居高遠望可以開闊胸懷，就有着超塵脫俗的風度。他住的屋子裏，沒有經書，也沒有名人的字，畫，只是放着香燭紙錢，和一串串的銀錢。他除了早晚拈香，碰鐘擊鼓，使遠近人家都能記起日常生活之外，偕有一個廟子存在。日常便是在我們禮操場的角上，拿着鋤頭挖地，種上蒜苗和白菜。姚伯威顯然不喜歡這個老頭子，總以為他比鄉下人偕俗氣，因為鄉下人住在鄉下是應有他鄉下人的本色的，而住在廟上，却偕是土頭土腦，就覺得太不相稱了，所以他很少同老頭子講話，老是趁我父親上完課的時候，拉條椅子坐在廊下，叫我父親去擦天。或者走到學生座位上來坐着，替學生寫核桃那麼大的模寫字的字格子。每個字的筆鋒，也跟他的身體和像貌一樣，帶着胖壯和威嚴的神氣。

他寄食在廟子上，也不光是找我父親談天，替學生寫模寫字格，他偕着手研究一件東西。這似乎對他很是重要，跟我父親談的時候，他總要提起來講。起初，到底是講什麼，我不大知道。只見我的父親笑着說：

「你那樣信做什麼？……又不是正史上講的！」

姚伯威很自信地搖一搖頭。

「那不然的！……：禮失而求諸野，有些地方，到是野史才可靠！」

父親好像把這件事情看成好玩的一樣，並不堅持自己的意見，只是微笑着說：

「那你就試試罷！」

姚伯威臉子越發現得威嚴似的說道：

「當然要試試的！……：不然我來在廟子上做啥？受老頭兒的氣？」

以後，又聽見父親打趣似的問道：

「動手沒有？……：爲啥不早動手？」

姚伯威略略生氣地說：

「談何容易囉！哪一樣不要錢買？……：他答允借跟我，龜子東西！現在借不送來

我的父親小聲問道：

「你在說哪一個？」

姚伯威責備似地說：

「我那大老表嘛，……簡直是個鄉愿！」

我父親勸慰他說：

「我看你倒是去找點書教？這個事情，不用試吧！」

姚伯威堅決地搖一搖頭說：

「我不能教書！……冷板凳我不能坐的！……老實說

？……：肩不能挑，手不能拿！」

父親略起反感地說道：

「你不屑於教書，那你可以找點官來做吶！」

姚伯威把手一揮，氣得有些口吃地說：

「那簡直……：是蠶坑……：一下去……：就完了！」

我父親笑着，反問道：

「那你的父親祖父呢？……：不是也落下去過？」

姚伯威不怕哪個聽到，大聲說道：

「當然！我看不起他們！」

我父親連忙看看教室內的學生，怕幼小的人聽見這類不敬的話語。姚伯威又接着小聲柔和地說：

「不過我也可憐他們！」

我父親沉默了好一陣才說：

「不過，這也很難，……：伯夷叔齊……：就是好例子！」

姚伯威不以爲意說：

「沒打緊！……：只要這東西做成了，天地間借有啥子爲難的呢？」

我父親帶着不相信的樣子說：

「那借不是要錢買來做！」

姚伯威做出說服對方的神氣說

「那又不比別的喃！這以後就非得少！我告訴你嘛，第一回一顆，可以管一兩天，

第二一回一顆，可以管三四天，第三一回一顆，就可以管六七天，往後，十天半個月不

吃東西，都是尋常得很！」

我父親漫聲應道：

「那要試試才算得數的！」

姚伯威大概很不喜歡做客，我們家裏他就從來沒有去過。但我的祖母却因為他是娘屋里的親戚而且又知道他住在近邊的廟子上，便常常從父親這裏問到他。

「彭看司待他借好麼？」

「那討厭的老頭子，起初借好，過後見沒啥子油水，就冷淡了！」父親這麼說了之後，又笑着向祖母笑着說：「他現在妙想天開做起丸藥來了，滿想這下子可以不露哪個了！」

祖母就問：

「啥子丸藥，他在做！」

父親笑着說

「說是吃了，可以不再吃飯了！」

祖母吃驚地說

「呵，有這樣好的藥嗎！哪個教他的？我們也該學着做點來吃吶！」

父親却冷淡地笑着說：

「有哪個教他……他在書上看出來的。」

祖母更加吃驚地說：

「呵，這真了不得喃！咱個你們看不出來？你們不是看了好些年書麼？」

這麼一說，惹得祖父也插嘴問起來了。

「他在吟子書上看出來的？是不是本草綱目？」

父親忍着笑容說道：

「是本草綱目，倒又好了！……他看的是禪真逸史！」

這部書我們家裏就有一部，木板刻印的，已經邊角捲起，殘缺不全了，放來跟那些八股試帖四書五經混在一道。內容全是故事，使人容易看懂。其中兩個人物，如薛舉與杜伏威，在說唐演義裏面，也曾出現過，只是在這部書里更佔重要的地位，而且故事中借挾雜有和尚及妖異等等。關於製造丸藥的原料，書裏面就像醫生開藥單似的，一味一味地列了出來。至今我借記得的，大約有花生，核桃，芝蔴，茯苓，甘草……，其餘的藥料則只有找禪真逸史這部書來看，才能對出了。各樣原料配好之後，碾成粉子，再和以蜂蜜，便可以搓成丸藥。我因為看見裏面的成份有我平素喜歡吃的花生核桃，便也無

形中認爲這是好吃的東西，我想假使有人天天給我吃，我不吃飯也沒什麼要緊，但我祖父却責備似地說

「他這樣下去，定規沒啥子下場！……老是不肯走正路，這就沒法子了。」

祖母却仍然祖護地說

「他從小就長得聰明，我想他一定會攪點名堂出來的！」

祖父素來認爲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耕田和讀書。做人須要安份守己，不可妄想非份的東西。他聽見祖母這麼說，便搖搖頭說

「攪點名堂出來？……至多又鬧點笑話罷了！」

祖母相信世間是有神仙的，而且相信人只要虔誠修行，確可白日飛昇，連及一家人，甚至於鷄犬。至於做丸藥來吃，慢慢可以減少飯食，因而絕滅煙火，亦深信不疑，所以她總想些話來辯護：

「就說他聰明有限，難道照書說的做去，偕攪不出名堂麼？」

祖父惱怒地說

「那是啥子書呵！……我告訴你，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祖母見祖父有些生氣，就不再講下去了。

我到廟子上去讀書，不知不覺地常常注意姚伯威，看他在做什麼丸藥。但他好久都沒有做，只是來替學生寫橫格子字。他跟我寫的一張，是一王子去求仙，丹成上九天；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我希望父親同他談到做丸藥的事情，但父親也好像忘記此事似的，從沒問他。到是有天彭看司趕場回來的時候，姚伯威生氣地走來對父親說：

「老傢伙真可惡，完全有意和我搗蛋！不說錢不夠，就說買不到！」

父親就笑着說道：

「我看借是由你親自去買買吧！」

姚伯威皺緊眉頭，搖着頭說：

「呵！」

「這我怎麼能去，不說同那些市儈攪在一道受不住，你一包一包地提在手頭也難離

父親嘆息地笑着說：

「這就沒法子了！……你儂如俗話說的，洗臉怕打溼手，吃飯怕打溼口！」

姚伯威也不禁微笑地說：

「我眞的，怕打溼手，怕打溼口呢！……要是有一天連臉也不洗，連飯也不吃，就好了！」

父親開玩笑地說：

「那容易吔，……人人都有一天的！」

姚伯威斂着笑容說道：

「這又不是那樣的意思了！……」

「那末成神仙？」

姚伯威見我父親這麼問的時候，現出莊嚴的樣子，咳嗽一下，清清喉嚨，才說：

「這份福到不敢妄想！……我只想活着的時候，用不着吃飯，借能過日子！……」

至於洗臉，到不大要緊，老實說，我倒是喜歡見天洗幾次臉的！」

父親略帶譏刺的神情，打趣地說：

「當然囉……水是現成的吔！一文錢都不用你花！」

姚伯威不管我父親的譏刺，却沉靜地說：

「世間能夠不用錢就好了！……我以為應該有這樣的世界，錢在那裏沒有用處，

「切東西都像水一樣。」

父親笑起來了，但笑聲裏是帶着譏刺的：

「那一來，人都全變懶了！……」

姚伯威很莊重地說道：

「那不會的！……」隨即有所覺悟似的，略帶憤激的口氣。「你默倒我這樣子是終天一事不做麼？」拿潔白的手指，點一點他寬大的前額。「我這裏沒有一天息過呀！」

父親斂着笑容，帶着同情地說：

「太常常用腦，也不大好的，……這也有傷你的身體！」

姚伯威做出不以爲意的神情說：

「我自己不要緊，只要對大家有好處！」

我的父親吃驚地說：

「你借在那樣想麼？」

姚伯威看着我父親的臉子，不滿意地說：

「你默倒我單替我一個人打算麼？……我老實告訴你，我並不是聖人之徒，窮則獨

壽其身！

「但你終天打鐵做丸藥的事情，這對大家到底有什麼好處呢？」

我的父親現出驚異的神情，若一懷疑起來。姚伯威幾乎感到痛苦地叫道：

「呵呵，你豈個做丸藥只知我有好處麼？這才奇怪！……要是這條路可以走得通，許多人都可以不為肚皮擔憂！……吹句大話在這里，這於國計民生，都是很有補益的！……爲什麼呢？……明明白白的天下之所以亂，就亂在有有些人怕餓肚皮！」

父親點一點頭，但又笑着說道：

「不過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姚伯威很注意地看着父親，彷彿要看出他是在開玩笑，借是說的真心話。然後敵意地問道：

「爲啥呢？」

父親極其認真地說道：

「我以爲天下之亂，是亂在有些人吃得太飽，借在爲妻妾之奉，宮室之美，無所

不爲……

「但是」姚伯威搶着大聲地說：「你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要是天下沒有怕餓肚皮的人，跟他們捧場助威，他們再有本事，也無能爲力的！……大家不怕餓肚皮了，誰肯去做他們的鷹犬呢？」

「但是」父親也很興奮地搶着說：「他們都有這樣的本事，叫你做鷹犬吧？……他們把你的飯碗捏在手頭，這點就是天下亂的源頭！」

姚伯威靜一會，又帶敬意的樣子，駁問道：

「那你怎樣使天下大亂呢？」

父親立即回答道：

「那就不准他們捏着許多人的飯碗！」

姚伯威這下笑起來了，譏諷地說：

「那他們不管你這道命令呢？你怎麼辦？」

父親腳一會才說道：

「那就用武力，」

姚伯威大聲笑道：

「那就更加亂了！」

父親帶着根堅持的健皮說道：

「不然，就沒有法子可想了！」

姚伯威站起來，舉一下手，大聲地說：

「那奇怪了！怎麼沒有法子呢？……只要大家吃了丸藥，……」

父親不待他說完，就忍不住笑了起來，很直率地說道：

「我敢預先說一句，這是靠不住的！」

姚伯威立即板起面孔喝道：

「你不要信口開河！你怎麼知道牠靠不住；你試過來麼？」

父親微笑着說道：

「這何待試驗呢？人生來是要吃飯的，他不能不吃飯！別的東西代替不了，像伯夷叔齊，滿以為可以吃薇吃蕨了，終果借是餓死了事！」

姚伯威固執地說：

「可是吃丸藥却不同了！牠是有藥在裡面！」

父親最後現出一臉疲倦的神情，微笑地說：

「試試再說吧！……看你那神情，真好像試過的一樣！」

姚伯威充滿自信的神情，說道：

「不管試不試過，我覺得這是可靠的！」

父親沒說話，只是微微笑了一下，彷彿在同一個小孩子講話，無理可喻，只有一笑了事那麽似的。

再等了相當久的時間，我才瞧見姚伯威親身在籬箕旁邊熱心地雙手搓着湯元那樣的東西，樣子沒有湯元那樣白，到有些黃。我和一些小同學圍攏去看，他便帶着着急的神情，呵斥地說：

「不要挨過來！走開！走開！」

我的父親叫我們進講堂去，一面又笑着向姚伯威說：

「他們不會吃你一個的！」

姚伯威捏着圓子說：

「我不是怕他們吃，……我是怕他們的嘴巴哈了氣！……你看，老頭子我爲啥不

叫他幫忙，我就怕他那張臭嘴巴！」

父親又笑着說道：

「我也應該走遠一點了！」

姚伯威笑了一下，沒有說話。於是，父親就說：

「那既然要這麼慎重其事，你也應該拿張手巾勒在嘴上！」

姚伯威放下手里的圓子，歡喜地說道：

「對的！對的！……我的嘴巴應該勒一張帕子！」

這樣一來我們覺得很有趣了。他的嘴巴給手巾蒙着，不能講話。父親跟他說什麼，他只唔唔地應着，或者搖一搖他那圓的頭。

姚伯威做的丸藥，里面和了不少的蜂蜜，我想一定很好吃，但他却沒有給我一個。父親大約也沒有吃過。只聽見父親笑着問他道：

「怎麼樣？很好吃嗎？」

姚伯威神色很好地回道：

「那有啥子說的！當然很好吃！」

父親靜了一陣才又笑着問道：

「這兩天，你吃飯沒有喃！」

姚伯威做出愉快的樣子說道：

「哪個借吃飯？……吃了飯那借有效嗎？……昨天老頭子借以為我病了呢，……你看我像不像病了？……我覺得我精神滿好的！」

說到這裡的時候，他耐不住吞嚥一下唾液。我的父親又問他道：

「你一天吃多少呢？」

姚伯威伸着么指和大指，比一比地說：

「六顆。」

父親有些譏笑地說：

「我看借是多吃點吧，餓壞了不是事情！」

姚伯威略微氣憤地說：

「那里！藥怎麼可以多吃呢？」

約摸再過兩天之後，姚伯威來在教室外邊的廊下，坐在椅上，背緊靠着椅子，雙

張開，擺在階上，神情軟弱癱的，學生走過的時候，須要側着身子，才免得撞着他的尾。這是第一次，看見他並不威嚴地坐着。我父親臉上竭力做出同情的樣子問道：

「很疲倦嗎？」

「不，精神偌好，就是手足有些軟！」

姚伯威把頭也仰靠在椅背上，動也不動地回答。

父親勸慰地說。

「我看，你借是去騎騎吧！」

姚伯威不耐煩地說：

「我告訴你過！我精神滿好的……睡啥子呢？」

父親大概原來就想笑的，這下忍不住了，突然笑了起來：

「我看，你不要硬襯了吧！……一個人，首先借是性命要緊！」

姚伯威有些生氣了，但沒有用話來回答；只現出不理睬的神氣，閉了眼睛。

第二天，姚伯威沒有出來坐了，父親下課後，走去看他，我輕輕地尾在後面，並不跟進屋子去，僅在板壁縫里，偷偷地瞧。姚伯威靜靜地躺在床上，床邊放一根竹棍子。

父親笑嘻嘻走去的，進了屋內，却嚴肅起來，他對姚伯威看了一會，才問道：

「好好的嗎？」

姚伯威微微動一動頭。接着向我父親說道：

「倒杯茶跟我！」

我的父親在桌上倒杯茶跟他！姚伯威慢慢坐了起來，接來喝着。我看見他端杯子的手微微地在顫抖着。父親似乎沒有看到這一點，只是說：

「看見你今天沒出來，我默倒你病了哩！」

姚伯威喝完了茶，躺下去睡着，一面回答道：

「別的偌好，就是有點恍惚。」

父親接着杯子放在桌上，一面略帶擔憂的樣子說：

「我看你偌是稍稍吃點飯吧！」

姚伯威竭力搖搖頭，同時要舉起手來，隨又無力地落在席子上。父親現出自作主張

的神情，大聲說：

「飯，我不強勉你吃，吃兩三個荷包蛋沒相干的，我叫彭君跟你去煮！」

我怕父親看見我，說我出來偷懶，便立即跑回教室去。到底彭壽寄養蛋跟他吃了沒有，我就知道了，只在下午操場上遊戲的時候，看見姚伯威到毛房那面走去，手里扶着一根竹棍子，那就是放在床邊上的那一根。

我也不知道姚伯威在床上躺了好久，出來的時候，拄了好久棍子，只是再見他，走到廊下拉把椅子坐着，緊緊靠着椅背，雙足大大地張開，似乎是相當長的一個期間。而且也不再像先前那樣胖了，臉子瘦削，眼睛顯得格外大些。常常沉默地坐好半天，都不講話。有時父親帶着試探的臉色，小聲向他說：

「不要再固執下去了，借是叫老頭買個雞吧！」

姚伯威翻白着眼睛，不高興地說：

「借要買雞哩！就是拿跟你的蛋攪壞了的！」

父親臉上竭力忍着要笑的神色，做得很莊重地說：

「你不能怪我的蛋嘛！要是我給飯你吃，那才能算我不是！」

姚伯威恨恨地說：

「可就是因為你的蛋，才煮起人家想吃飯的哪！」

父親笑出來了，大聲說道：

「老實不客氣說，這只能怪你丸藥不濟事哪！」

姚伯威舉起手來，無力地揮了一下，生氣地說：

「你萬不能輕視我的丸藥的……這只能對我意志薄弱，敵不過你們外界的誘惑！」
父親似乎想說點什麼，隨又忍住了，只是嘴角上露出隱約的笑容。

姚伯威向屋脊上的天空，看了好一陣，突又忿怒地說道：

「我一定要離開這個地方！」

父親看了他一會，才輕聲問道：

「到哪里去？」

姚伯威又翻白着眼睛，不高興地回答道：

「你默倒偕同你們俗人混麼？當然到深山去！」

父親笑着說道：

「就是深山，也早給我們俗人分完了……世界上哪偕有地方剩跟你！」

姚伯威不服氣說道：

「起碼深山里僧有廟子吔！」

父親立即駁他道：

「廟子也是和尚的哪！你默倒像這里一樣，你可以自由進去麼？」

姚伯威毫不相讓地說：

「那沒法子關係！我去做和尚就是了！」

父親轉成溫和的口氣，動慰地說：

「那又何苦來呢！爲了一件小小的事情，就絕你姚家一門香煙！」

姚伯威馬上動氣地說：

「小小的事情！這話只有彭老頭子才說得出！……我敢誇句大口，要是試成功了，

起碼我可以救他幾百萬生靈，免得再給別人做牛馬！」

父親斂着笑容，嚴肅地說：

「不過我也敢說一句，你無論如何弄不成功的！」

姚伯威氣得站起來，指着我父親責問道：

「你得跟我講明白！到底我的丸藥哪一點不對！」

父親毫不畏懼地說：

「我不單講你的丸藥，就是你要做別樣救人的事情也不成功的！」

姚伯威扶着椅背，氣得有些抖顫起來，大聲地問：

「爲啥子？」

父親竭力做出平靜的樣說：

「爲啥子！就因爲你並不愛人！……老想離開他們！」

姚伯威慢慢坐下椅子去，嘆口氣說：

「這沒法子的！……除非他們都能吞我的丸藥，不再到處去搶飯吃，我才願意和他

們混在一道！」

父親好像感到沒法似的，只不聲不響地搖搖頭。

一個多月後，姚伯威就在離學校三里遠的羅漢寺里，削髮出了家。不久便到成都北門外大廟子昭覺寺去受戒，從此就沒有轉來。一置到我長大進縣里讀書，都沒有再看見他，也沒有再聽見他的消息。而且也漸漸少人提到他，甚至平常關心他的我的祖母也不再問了。

這大約由於他決心離開我們俗人，因之我們俗人就用忘記來報答他吧！

醫 生

辛亥革命後，四五十歲的人，很少把頭髮剪光了的，不是把辮子盤在頭頂，就是剪短一節，披在後頸上。他們和辮子搞慣了，一旦去掉就有些不舒服似的。而且借常常聽見他們在嘲笑那青年人的光頭，「僧不僧，道不道的，像個啥嘛？」

我最初看見一個老年人的光頭，至今借未能忘記的，是我母親的舅父，我們喊他萬家大舅爺。他人相當肥胖，剃光的頭顯得圓圓的。我第一次看見銀元上袁世凱的頭像，便立刻想起萬家大舅爺的光頭，因為它們彼此太相像了。我甚至借拿起銀元，驚異地去問母親：

「咱個萬家大舅爺的頭，在這上面呀？」

萬家大舅爺並不是政治上活動的人物，照我們鄉里人的話來說，他算是連芝麻大的官都沒做過。他只是個醫生，常常摸人家的手頸子，把紅包揣進衣袋而已。這種並不驚人的事業，他却做得極其出色。在我們那一縣頂有名的醫生，僅有兩位，我的萬家大舅

爺便是其中的一個。病人病得很厲害的人家，就是相隔幾十里路，也要打轎子去請他看病。他能夠一付藥，就把危症弄有轉機；或者一看之下，便斷定有救沒有救。他住在縣城里面，我家是在鄉下，相隔恰有二十里路，平常不大請他來看病，只在曾祖母病重的時候，才請他來看過一次。他那種身體健壯，精神強旺的老人，在我家鄉，似乎借沒有看過第二個。他看了曾祖母的病後悄悄對我母親說：

「跟你祖母準備後事吧，我這付藥無非多宕她老人家幾天。」

過不幾天，果然曾祖母去世了。大家到並不驚異醫生說話的靈驗，只覺得請名醫來這麼判定了，算是做後人的。盡了無可再盡的孝心，可以毫無遺憾地看着老年人靜靜走回她的老家去。

外祖母家在縣城南門外邊，離城只半里路，我母親每次回娘家的時候，總要去看看萬家大舅爺。我能記憶得起的時候，萬家大舅爺已經光着頭，沒有毛辮子了。他平常不大注意我們小孩子，只穩穩重重地坐在椅上，同我母親微笑着講這講那的。有一次，却對我的頭，凝神注意地看了起來，輕輕搖着頭說：

「跟他剪了吧，留着多不好看呀！」

我小時，很羨慕大人頭上留的毛辮子，每次剃頭都要用手板按塊地方，不准代詔剃去，即使革命過後，大人的辮子，剪的剪，盤的盤，全沒有搖搖擺擺地掛在腦後了，我也借是想留一踏頭髮在腦頂上，好讓他長成辮子，我的母親沒法子，只好照鄉下看牛孩子留頭髮的樣式，叫代詔四週圍剃去，中間單留着圓帽子那樣一大踏，來滿足我的要求。這種樣式土頭土腦的，很不好看，大家借叫他一個醜名字——馬桶蓋。然而，我不在乎這些的，我只覺得經了這麼一留，頭髮長長了，便可以用紅頭索紮成一條長久夢想過的小辮子了。

主人對我的馬桶蓋。搖頭之後，借叫他的兒子拿出一個亮亮的鐵東西來。盤盤儀儀的，張着兩隻後腿，頭上有着一大排細細的牙齒。人把兩隻腿子拿在手里一捏一縱，頭上的牙齒，便像要咬東西似的，磨動起來。這不但我從來沒有看過，連我母親也驚奇地問：

「這是啥子東西呀？」

不待萬家大舅爺回答，他的兒子就爭先說道：

「這是洋剪刀，外國來的！」

我的母親更加吃驚了。

「剪刀！那咱個用哪？那不是把布料子剪得癩癩刻刻的。」

這是說剪刀有那麼多的齒齒，定會把布疋剪的不整齊。他的兒子又趕忙說道：

「這不是剪布料子的，這是專門拿來剪髮的。」

我母親就把這把稀奇的洋剪刀拿在手裏，仔細地瞧，依然現得有些驚異地問：

「那這咱個剪哩？」

萬家大舅爺就叫大舅婆來說：

「你剪跟大姑孃看看。」

大舅婆是大舅爺填房的妻子，年紀至少小了二十多歲，至今回憶起來，覺得她的臉上，有一種年青愛嬌受着丈夫寵愛的神情，自然在我們做小孩子那個時候，借不能十分明顯地覺到。她拿剪刀之後，一面微笑地看着我，一面向大舅爺問：

「是不是要剪這個小鄉巴佬的頭？」

萬家大舅爺靜靜望着的眼裏，立刻泛溢出愉快的光芒，興奮地說：

「是的，是的，就是要剪這個小鄉巴佬的頭。」

我懂得我特別要求留下的頭髮，會遭到怎樣的惡運了。便用求救的眼光望着我的母

親。母親却用手推我說着：

「快去，舅婆跟你剪呀！」

大舅爺的兒子，我喊做表叔的，鼓勵地說：

「來試試洋剪刀呀，剪起滿好過的。」

我母親幾乎近於懇求地說：

「乖點，你要聽大舅爺的話哇！」

我看大舅爺也正望着我，和藹地說：

「我看他不多言不多語，一定聽話的！」

於是，我就只好走到大舅婆面前去了，由他怎樣處置我的頭髮。接着聽見像是小羊吃着青草的聲音，皮膚一點也不感到痛疼。我在我們家裏，頂怕代詔剃頭了，那有着
一枝小梳杆的擔子，一挑到我家的門口，就使人覺得爲難起來。因代詔的剃頭刀，既然
很鈍，手又不靈敏，剃得很重，同時另一隻手，借把你的頭按得緊緊的，彷彿怕你逃跑
一樣。——大約由於這一點，也是我願意留髮，不肯剃頭的原因吧。我一面由大舅婆剪
，一面不禁想起，要是我們鄉下的代詔也用洋剪刀剪髮，那就好了。但大舅婆剪到中途

的時候，剪刀挾着頭髮，也把我弄痛了兩次。母親先看到我在皺眉，就連忙問：

「有點痛麼？」

大舅爺就說：

「這不是洋剪刀不好，這怪你大舅婆借沒滿師哪！」

大舅婆嬌嗔地說：

「這只怪做師傅的，手藝沒到家哪！」

大舅爺寧靜的眼中，又泛溢出怡悅的光輝，譏刺地笑着說：

「是的，是的，手藝借沒到家哪！」

我同母親回到家的時候，父親看見我頭上的馬桶蓋沒有了，就說：

「肯剃了麼？剃了好，免得留起就像放牛孩子一樣，……那個剃起的，這樣長得

不整齊，長的長，短的短？」

母親笑着說道：

「這是他大舅婆洋剪刀跟他剪的呀！」

母親接着就洋剪刀的形像，講了一個大概，旋即笑着說道：

「他大舅爺，現在時興得很，模樣都在學洋人，聽他大舅婆說，早晨一早起來，洗了臉，就對着小鏡子，仔仔細細梳他剃過的頭，活像一個大閩女似的。借聽見說，他的大兒子已在洋人那裏跟他定付洋牙齒了，等他口裏牙齒一掉完，就拿回來按上。洋人家的東西，別的沒什麼好處，像窮的這頭髮，你看見了，我就是喜歡他們作的布料子又厚又軟又結實……」

母親稱贊洋布料子好一陣，忽然提醒自己地說道：

「我說半天借忘記了這件事情，舅他借勸我們把孩子也送進華英學堂哩，說是父親母親信耶穌教，學錢飯錢，都一概不要，將來讀出來也一定有事情做。他要我當時就答應，我不好回絕他的，舅他對我們的事情，也好像對自己的一樣，我只好說回來同你商量，再回他話。我借說，怕他爺借有子主張哩，總得屋裏人大家商量過才行。」

父親不等母親說完，就擺一擺下巴尖說道：

「這同他爺提都不要提，我們這樣的人家，讀洋書借可以，信洋教斷斷乎不可以的！」

跟着又帶着備的口吻說：

「你舅，他也太洋派頭了！……：先前不是讀過很多孔聖人的書麼，咱個丟得那樣

乾乾淨淨的。」

「你只曉得人家讀孔聖人的書，你不曉得人家讀孔聖人的書，吃好大的苦！」

父親不以爲然地說：

「讀書的事情，我借不曉得麼？那再苦，也是有限的。」

「你曉得！……他考試的事情，你也曉得麼？」

母親有些起反感。父親使用微笑來緩和爭論的空氣，曼聲說道：

「這不曉得，也可以想得到的。我們這輩讀孔聖人的書的，又哪個不嘗考不起的苦呢？簡直是成千成萬！」

母親略帶悲憫的神情，嘆息地說：

「考不起借算了。舅借拿跟人家發濫榜哩！」

父親驚異地叫了起來：

「呵，你舅發過濫榜？」

我在旁邊禁不住問道：

「啥子是濫榜？」

父親就告訴我，說是先補滿清的時候，讀書人與考八股文章，有人在考場裏面糊塗了，往往在卷子上，寫些古怪的字句，畫些離奇的圖畫，考官看見慌了，不僅叫這人考不起，借要把他的名字，寫在另外一張榜上，說出他犯的過錯。這就叫做發濫榜。這榜說來我仍舊不懂，父親便又解釋道：

「說出文句來，你借是不懂的。我告訴你畫的圖畫吧，比如卷子上，就是那該寫上文章的地方，你要是畫上女人家的丁丁足，那末考官就要叫你倒楣了。」

這麼一說，我就明白了，跟着我就問母親道：

「萬家大舅爺，就是畫上了丁丁腳麼？」

母親就警戒我說：

「不要亂講！萬家大舅爺他啷個會畫了丁腳……你人小，你不要聽這樣的事情，……算了，我告訴你吧，他是把字寫錯了。」

父親聽見我的話，笑了一會，才又感嘆地說：

「想不到你舅借遭過那場事情！」

母親又復現出悲憫的神情，繼續說道：

「單遭這場事情借不算，回來借吐過血哩。那時候，我外爺家境已不大好，錢鋪子倒了賬。舅他見一舉成名的事情，再沒有望頭，另外又沒別的路子，他就發狠讀藥書起來。」

父親禁不住贊嘆地說：

「借是做個醫生好，要是做了官，那才倒楣哩，你看，現在趙爾豐，制台那樣大的官，也借拿跟尹昌衡宰了頭，如今縣裏哪一個不說你舅醫道好，他手裏救活的人，怕萬達萬都有了。」

母親帶着喜悅的神情說：

「你曉得現在出頭了，哪曉得人家吃過多少苦囉。在家裏自己看藥書的時候，背上經常揹個小娃娃，不是弟弟，就是妹妹。那時失紅的病，也沒請人好好地醫，全靠自己去找些單方來吃，這掉跟別人都做不到的，你猜他吃些啥子單方？……說起來，名子到好聽，回爐湯。」

說到這裏，母親淡淡地笑了一下，朝地上吐拋口水，然後解釋道：

「啥子叫回爐湯呢？就是說吃自己瀉出來的尿。」

父親驚奇而又厭惡地說：

「阿阿，這咱個吃的呢？」

母親又吐一下口水說：

「舅，他說起初也很難吃，到後來看出的確能夠止血退燒，也就顧不得那許多了。聽說吃的時候，也很講究，開始和收尾局的都不要，只要中間局的那一節。」

父親也吐一下口水說：

「不要說了，我們中國人的單方，實在怪不得沒有名堂，聽說生了啥子病，借要吃人中寶哩！」

母親沉思地說：

「如今聽舅他那口氣，好像借是說洋人的醫道好，說是跟洋人打了針，比啥子吃藥，都好得快，大兒子華英學堂畢了業，怕就要送去跟洋人學醫哩。」

父親略帶諷刺的口吻說：

「你舅也算太洋迷了！……一個人把本國的一切，都丟盡總不太好的。」

母親又辯護地說：

「你不能隨便責備人家的，他活了那麼大的年紀，他總有他的道理。」

父親在滿清時候進過變法維新派的學堂，學過動植聲光化電一類的科學，懂得西洋學術的好處，所以說道：

「跟洋人去讀書學醫，都不打緊，就是這點我想不通，爲啥子那樣大的年紀，借要進福音堂去信耶穌教呢？」

母親想了一會，然後說道：

「這點我也不大曉得。只是聽她舅婆說，自從她全家進了福音堂，兒子讀書就省了一大筆開消。……呵，好像舅他看回也說過這話的話，說是進了福音堂，就有天國好進，是不是這樣說的，我就大記得清了。」

父親驕笑地說道：

「這也算太洋迷了，死了借惹同洋人借一道！難道進我中國人的大堂不好麼？就這樣厭惡中國人！我看一個人年齡大了，總不致有點癩懂。」（即糊塗）

母親不快地說道：

「你不要這樣說吧！你以後到縣城做客，你去跟他當面談談，他一定有他一番道理。」

的。」

父親是敬仰孔子的，他教書的小學校，必定設有「大成至聖先師孔子之神位」。又民國成立以來每年縣中的祭孔他也從二十里遠的地方趕去參加。事後便提着祭孔過後的牛羊肉回來，使我們做小孩子的，拿筷子揀進嘴裏的時候，也隱微地覺得，那和平常的肉類有些不同，到底不同之處是在那裏呢，却又說不出來，只感到這是不平凡的肉吧了。父親後來究竟去跟萬家大舅爺談論沒有，我却不知道了，我只曉得父親沒有到我去進華英學堂。

後來，我長大了，母親也常常笑着提起頭髮的事情，並把萬家大舅爺怎樣辛苦讀書成爲名醫的情形告訴我，意思之間，也要我自己努力讀書，發奮作人。

有次我偶然這樣問過母親：

「萬家大舅爺那樣有名，他跟人家看病，是不是要很多的錢？」

母親大大地搖下頭說：

「哪裏的話？他從來沒有要過人家幾七幾八！人家謝他的禮信，都是紅紙包着的，回家來就原封原樣丟跟你大舅爺，謝多謝少，他全沒問過半句。」母親記起什麼，忽然

笑了起來，「聽你大舅婆說，有一次，才好笑囉。帶回來一個空紅包。你大舅婆把紅包摔在你大舅爺面前，動氣地說，『你看，好騙人囉！……這是哪家給的？真出他的醜！』你說，他住在那裏？我就叫人去補來。」你大舅爺望着空紅包，笑了一笑，點兒不生氣，反轉勸你大舅婆，『算了吧，說不定包錯了！』你大舅婆生氣抵塞他，『包錯了！錢都包錯了？除非是你！我看人家到沒你那麼懶懂！』大舅婆又把紅包裏面的紙一張一張丟跟大舅爺『你看呀，他不是有意騙你麼？他包這麼多紙做啥子？』忽然你大舅爺看見有張紙上有字，就趕忙抓來看。上面寫些啥子話，我記不起了，只是聽說大舅爺看了，就嘆息幾句，說是『樣子我借要人家的錢做嘴呢！你大舅爺真是脾氣好，世上少有。你大舅婆可就心眼兒窄狹，她對我講的時候，她借氣着說，『要是買油買米，都興用紅包，那我就封封包起草紙寫她幾個鬼字就算了。……好不氣人，但偏你做醫生，他就給你紅包，還不曉得哪個龜兒子興的，這個人真該打！』……你大舅爺太不愛錢，也不大好。大舅婆生氣，也怪不得。一個人正常的錢，也借是該要的。』

他連正當的錢，都不注意，我覺得這不只是個名醫，而且是個人類需要的真正醫生。

一九四三年十月

第

四

輯

原书空白页

友

曾經給我良好的影響，而又予以做人的勇氣的，在朋友中屈指算來，首先應該說是劉作賓。他是四川新繁縣人，我的一位小同鄉。同時又是我母親遠房的內姪，彼此稱呼要用老表兩個字的。他的父親和我的父親，都是國民小學教師，兩人極其熟識。他父親在縣教育局附設的小學教書，我父親有事進城到教育局接洽，便總能晤談一會的。他家住於城內，我家是在離城二十里的鄉下，兩家很少來往，但我父親和母親都在晚間的閒談中，不時提到他的家族和生活，作為一份最好的談資，幼小時的我，偶然睡不着的時候，也能聽到他父親和他的名字。母親也常常拿這樣的話來鼓勵我。

「人家作賓比你乖多了，好聽他媽的話！……」

同時從父親與母親的談話中，知道他母親足懷他十二個月，生下來他母親特別愛他。我母親常說這一句話了：「作賓他媽，那就愛孩子的很了！」

我小時候會見他的回數也許多，但至今猶能記憶而且永遠不會忘記的，却只有一次

。那時大約才六七歲吧。母親的老家辦喪事，請了不少的和尙做道場，終天細吹細打的唸經唱佛曲子；在空地上畫起白石灰線破地獄間，叫小孩尾在和尙後面，繞着棺材撒紙花。門口鑼鼓喧天地點着強烈的燈光，唱皮燈影子戲。就在這樣的背境中，我看見一個和我差不多大小的孩子跑在人叢裏，嬌聲媚氣地喊「媽媽。」我當時和別的孩子，叫母親的時候，都只喊一聲「媽」就算了，因此聽見喊「媽媽」的聲音，就格外使我注意，而且感到新鮮。同時小小的心裏更覺得作寶之所以討做母親的歡喜，大約就因為他有這一類與衆不同的特點吧。

以後再給我一次不忘的印象，大約是在十二三歲的時候，他到我二爺爺家做客。因我二爺爺討的妻子，是我母親的娘家的堂孃孃，作寶同他們似乎比我們偕要親一點。他那次同我二爺爺的老三，我叫做八叔的，曾到我家來。他穿着藏青色的斜紋布制服，正是道地的學生。我不記得同他講過什麼話，只記得他制服口袋內揣有小本子的洋紙繡像小說。他不住地同我八叔講着書裏的內容，有時偕摸書來翻看一下。那是春秋戰國時的故事，講着孫濱給龐涓傷了足，後來龐涓又給孫濱的伏兵用亂箭射死。我母親在旁邊聽得入神起來。偕拉下我小聲地說：

「你看人家老表字聰明囉！」

作賓到我家那個時候，正是陰曆正月二十幾頭，離我家五里的清流場，照例在辦每年都有一次的水廠會。都是各地的手工業品以及農民必需的工具一齊展覽在場外空地上讓人買去。同時鄉下人很難見的西洋鏡和走江湖玩把戲的，以及用布圍着的狗熊箭豬娃娃魚，也都擺在那裏。再加以大戲班子演長坂坡火燒赤壁一類的三國戲和喊着紅紅紅趙子龍，黑黑黑胡敬德一類的紅黑寶，真使每們穿新衣的鄉下人，樂得眼睛發亮起來。我父親帶着我和八叔作賓，一齊到場上去看會。沿路都是開了菜花的菜田，這是川西平原內冬季的主要農產物。嫩黃色的繁花簡直像把廣大的土地裝飾成一片了黃金的世界。花上成羣的蜜蜂，一面勤勤懇懇地採蜜，一面嚶嚶嗡嗡地唱歌，太陽暖和平的。藍色的天空像是抹上一層薄薄的脂粉，看來沒有秋天那麼明淨，但却顯得有些艷麗。遠處擁有竹樹的村莊，含着淡淡的煙靄，彷彿一幅幅着色的圖畫。這是春天最好的時節。我們去場上看會的人，一路走一路快樂地談話。走到半路有個叫高車房的地方聽見作賓向八叔說：

「一個人的嘴巴有一寸寬，十個人就有一尺，百個人就有一丈，呵，一丈寬這麼

可怕！」

這話在大人看來，並不奇異，但在當時的我，却認爲他很聰明，會說出別人想不到的話，便私下裏感到佩服。然而也只是佩服而已，我並沒有向他表示出來。同時，好像連一句話都不會向他講過。我小時候就是太不活潑，太不愛講話了。到了場上，大家都被熱鬧的景象吸引住，他再講什麼話我也記不起了。隨後只從父親母親的談話上，聽到他的消息。知道他母親死後，他父親要討後娘，他在縣城門嘴巴起條子表示反對。我父親感到有趣地笑着說：

「這孩子才膽大嘯！」

母親却高興地讚美道：

「好得很，這才是他媽媽的好兒子！」

後來，又知道他在新繁縣立高小學校畢業後，同我的八叔，一道去投考新津劉禹九辦的學兵營。辦理考試的書記官，有一個是我的賀姑爺，（我母親三妹的丈夫）因先前在新繁縣做小學教師的時候同他父親感情不好，彼此鬧翻了，就這個機會上作一點報復，使他落第了，只我八叔一個人取上。我母親對於此事，很悵然地說：

「他太過份了，人家兒子又沒得罪你嘯！」

我父親也很不滿意。但他說過什麼話我都不忘記了。一九一九年春天我進新繁縣高等小學讀書。校長姓吳，校說是吳虞南的兒子。竭力囑借學生看新刊物，像北平出的新青年新潮每週評論和上海出的星期評論，都訂得有一倍特別放在打眼的位置才叫你不看的人，也覺得好奇地翻一翻。後來又訂有成都出版星期日學生潮兩種刊物。上面的文字，更爲通俗容易看懂。越發受到我們小學生的歡迎。考黨文章，因響應外面的新思潮，主張男女同校，男女社交公開。一時頗受到成都社會的非難。大小日報，借從而攻訐。但而結果，反使我們讀者，對這篇文章的作者太感佩服。這個人也才出來了。他作着就是我所認識的劉作賓。其便我。高，長。他。雙連成字。隨後借。看見的發表的對新詩，第一首。不見忘記的是講黑夜中行路。風有雨忽然看見前面一盞燈籠出現。怎樣變弄的心情的。這樣的新詩，當時在我們看起來，似乎比新青年上胡適之的新詩。借以懂得有興趣些。作賓那時是個學生，在成都新道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讀書。寒暑假回到縣城的時候面我却又轉回鄉下的家裏了。雖然私心是慕他，想見一面，却沒有一點適當的機會。約莫一九二一年我的外祖母死了。開吊那一天，有個穿一身學生制服的青年人來致

祭，他身體矮小却弄得很是結實，臉色冷靜中，也露出多量的和氣，尤其跟他談話的時候，越發使人感到親切，覺得在他面前，用不着戒備，高興說什麼就說什麼。那一次的談話，大約全是關於新思潮方面的，講得很快樂，一直走到田野裏面去散步的時候，也沒有因為初春的景色，悅人心目，就停下嘴來。他對於新思潮認識得極其透澈，而且把變得很堅定，從他的臉色，從他的語言，一點也找不出和舊思想妥協的影子。我感到我的是真真實實地看見一位又勇敢又年輕的戰士了，心裏有着說不出的喜悅，連我外祖母避世的悲哀，也一時忘記了。這回分別之後，我們就開始了通信。

這年我們小學校長已換成姓鄒的了，他不大注意新思潮，而教員裏邊，也有不少反對白話文的。我們的國文教員雖然私下喜歡白話文，却不贊成我們寫。一面是受學校環境的影響，一面則認為文言有根抵，白話文才會寫得好的。因此我這愛寫白話文章的小學生，便只好另找出路了。我把我寫的許多新詩，寄到舊作賓那裏去，要他跟我改劃，並給我指示的意見。

就在這年暑假期間，我等不得在高小讀完三年課程（差一學期就畢業了），就以同等學力的資格，去投考創作賓讀的省立第一師範學校。他向我極其熱忱地談到魯迅的狂

人口記，和冰心的超人，兩篇文章裏面有些句子，他能一面講，一面背誦出來。

「不然那趙家的狗，何以看我兩眼呢，我怕得有理。」

「而且，尼采說得好，愛和憐，都是罪過。」

這兩節文字。從他口裏說出來覺得越加精采而有力，我至今不但沒有遺忘，而且還能記起他說的時候，那付興奮的臉色，那付傳神的口吻。

我因走進四川文化的中心地，先前在刊物上熟習了的作者，這時便自自然然成爲我的話題。作賓對於他們的批評，簡明而又犀利，常常能盤中要害毫不寬容。在四川新文化上有過一些功勞的穆濟波，（也是當時少年中國的會員，）我到成都的時候，他借鑒續在刊物上發表文章，我問到這人的時候，作賓就冷峻地說：

「他頭腦不清！」

這是因爲穆濟波在熱烈鼓吹新思潮白話文之後借在一個叫「直覺」的刊物上替新詩專號做序，使用文言文，首句借是「上帝惠福吾人」云云。當然這在當時一個新青年看來，實在有些不順眼睛。

作賓這時對於胡適，到是敬仰的，他爲了討論新詩的問題，曾雙掛號寄封長信到北

京大學去，他告訴了我這個事情，悄悄地把印有胡適題章的郵局回條，拿給我，表示他對新詩的意見，業已的確擺放在胡適的面前了。回信我也渴望着的，但始終沒有得到，彷彿一顆小小的石頭，投在汪洋大海一樣。侯筠對於此事，當然很是不快，可是他卻並不表示出來，以後也不向我再提一句。很像他從沒有寄過那封信似的。

作實把他歷年寫的文章和看詩，很工楷地謄在本子上，看起來，竟比印的還要美觀。定名「腐草集」。是用禮記上的句子「腐草化為螢」來象徵他的文系的。他把這些東西，不隨便拿給別一個人看。

作實那時最愛看的書，除莊子和關於新思潮一類的書而外，借有我從沒有看到的新書，比如好像克魯泡特金的告少年。他推荐跟我看。並借講到一些讀這類書的人的故事。其中有一個我不能忘記的名字，是吳亮愛。這個人在學校讀書，也許在教學吧，我大大記得清楚了，總之在課外的時間，便去煮縫紉學縫衣裳，自己定好鎖點，每天學習多少時候，星期天也息下工玩耍，不穿舊式師徒制度的拘束。我總師傅及一般知道的人，便叫他做「衛生徒弟」。在成都往往把外來的新名辭歪曲過，變成另外的意思。像這衛生兩字就會有「新」而又有着嘲笑成份。因此別人講到「衛生徒弟」，總不免一面諷

，一面好笑起來。但在作賓講的時候，却是永遠帶着敬重的神情。至於我呢，則更受到莫大的感動。因為王光祁在北平組過工讀互助團，吳稚暉蔡元培提倡過留法勤工儉學會，使用腦的人有着體力勞動的實習，素來爲我極感興趣而發生無限憧憬的，現在再看見同我住在一個絨圈子內，也有單人獨馬在替知識份子開闢新的道路，怎不感到敬仰和喜悅呢？我後來離開師範學校，到雲南緬甸去漂泊，過半工半讀的生活，也可以說這時就在腦子裏撒下不少的種子了。

我在省立第一師範讀書的期間，作賓已不做什麼文章了。他多半是做我們學校的代表，去參加全省的學生聯合會。本來他會講話，極能辯論，會場舌戰的興味便把他深深地吸引住了，同時他也不願意光拿一輩子筆桿兒，他要滿足他身體中別種發展的活動。但一個常常代表學生講話的人，是難免不受學校當局的討厭的。結果，他和另一個同學被迫離開學校了。而開除的方式，却是奇怪的。學校見他們那一班（第七班）中的好些人平日對作賓很不滿意，便利用這點，叫他們對開除的事情，開會舉手，贊成這個事情。如果由全校同學來投票，可就不同了。因為他們很愛護自己的代表，單被學校當局開除，會引起憤慨的。學校當局看清這點利害，所以才採取巧妙辦法，讓一部份學生，去

分擔這份仇恨的擔子。至於作賓和他同班同學，感情那麼不好，全由於他爲人太認真，看見別人不對的地方，總是抱深惡痛絕的態度指責，批評起來毫不寬容的，他和同班同學相處一道，日常生活，以及言談態度都極其熟悉，當然容易發生齟齬。時間一久即變成仇恨，時時都想乘機報復了。而別的同他思想見解表示異鳴的同學，則沒一個不願意作他永久的朋友。我就常常從他那裏得到很多的諍言，深爲警惕，而私心懷着感謝。

我們新繁縣的留省同學會，辦一個月刊，叫繁星的，是由作賓主編。雖然因經費關係，只出了一期，但因作賓的鼓舞和從惠，我一個人就寫了兩三篇文章。我借記得開首的作爲發刊詞的戲詩，和一篇題做個人與社會的論文，就是我作的。個人與社會，這篇論文，因句子有些歐化，作賓說是怕人不容易看，就大膽破例，照新詩式樣一行一行地排下，這不能不佩服他作事勇敢。一個初次發表作品的人能有編者這麼分外的優待，那真是增加我以後不少寫作的興趣和勇氣。這時大約是一九二二年的時候。

一九二三年夏天作賓和他七班兩個要好的同學，到北平去讀書，他進了朝陽大學。常常寫信回來，告訴他在北平的生活狀況，還常常到北大去聽講，像梁漱溟講演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聽衆擁擠的情形，就是從他信上傳達回來的。他最佩服吳稚暉作的一個新

信仰的人生觀和宇宙觀，寫信叫我趕快找太平洋雜誌來看，因為那篇文章就是發表在這雜誌上的。我當時看了之後，也的確耳目為之一新，愛不忍釋。我向雲南緬甸去手工半讀的時候，背上揹的小包袱，裏面就包有兩本吳稚暉文存（上下兩卷）以及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和胡適之的中國哲學史大綱。

作者初到北平的時候，對於文學的寫作，也有過很大的熱忱，他寫信告訴我，他把他做的中篇短篇小說送跟周作人看，周作人回答說是不懂。不知是意義含糊，措詞文字艱深，到現在我借不明白。不過作賓這個短篇小說，我知道是在成都的時候就開始寫了的，裏面借使用了我寫的一段信，去到北平才把牠完成。經過的時間之長，所用精力之多，怕也相當於寫一個中篇和長篇。他所以拿去請周作人看，是那時的周作人，當非今日的漢奸的周作人可比，乃被新思潮洗禮過，而又愛好文學的青年看成新文化的健將和新文學的前輩的。因此周作人的批評，對他發生了不小的影響。在我直是覺得彷彿一盞發熱的燈火，突然給一大桶冷水撲熄那麽似的。以後，他大約就熱中於哲學了。

作賓在北平是過着極艱苦的學生生活，深深嘗到經濟困難的滋味。我寫信告訴他，說我也打算到北平去求學，（那時候哪一個年青人想不到那個五四新思潮的發源地去呢

。他硬斬釘切鐵地回答我，一年沒有籌足三百元的學金費斷斷不能去的。而他自己也因無方繼續求學，不久便到吉林的長春教書去了。這不僅使我斷了去北平的念頭，便連上海以及別的較成都更大的都市，都不妄想了。於是我就決定經過雲南到南洋去半工半讀，我也把這個計劃寫信告訴他了。他從長春回信阻止我，很嚴厲地說：這只有拖死在外面的。他以為我不能吃下這份苦，我不服氣了，我從此對他的話開始反抗起來。我要實行我的計劃，我要頑強地活下去。以後六年之關，我們沒有通過一封信，但我們還在影響着我。一九二六年方景川作了一年的勞工，又碰見一些不知名的事，夜裏走不盡湖東溝那條路上，突然起了自棄的念頭，同時對於存在世間的親人友人，也一剎那回聽了依戀的情懷，接着想起了作實最後信上講那句話，我登時鼓起了勇氣，重新再發一次誓：我要頑強地活下去。我便離開昆明向緬甸走去。

一九三一年我從緬甸回上海的時候，我就開始打聽他的消息。在北新書局出版一本日本人編的書籍，書名和編者名都記不清了，只記得內容是兩個關於哲學方面的演講，前一個演講是胡適之的，後一個演講是駁胡適之的，署名正是劉作賓的另一個名字。作實這篇演講，先前我看見登在現代評論上，只以為是一篇文章，現在才曉得他是當着聽

衆，同胡適之作過辯論。就內容來講，他的演講，勝過胡適之，因為胡適之老是那一套實驗主義，作實所依據的乃是最新的哲學。同時竟從那個日本人的編者後記裏知道作實曾在長春參加國民黨的祕密活動（因此伐以前的吉林，國民黨在那裏是不自由的）反蔣張作霖的統治，遭到當地政府的監視，最後悄悄逃去了的。從此南下，在廣東中山大學教過一個時期哲學，這一點則不是後記所載，而是以後另一個同他熟識的朋友講的了。六年間不通音問，我就知道這麼一點點。

這一年夏天，我們在上海會見了，他不過三十五左右，却留著長長的鬍子，說過火一點，差不多挨到了胸口。在法國公園水池邊上，我們坐著閒談。他笑着問旁邊一個小學

生道：

「你看我有多大歲數？」

小學生認真看了一會說：

「你總有八十多了吧！」

他皮鞋西裝走起路來，特別挺起胸口，而且比我還走得快，但還不放心地問我道：

「你看我尚有青年之氣麼？」

我笑着說：

「哪裏就老了！」

作賓留的這部鬍子和他臉上表示出的年齡，實在不大配合，看起來總好像有些滑稽的某物存在其間似的，雖然他的一些友人，立即熟悉了不以爲意，但旁人聽見的時候，總不免驚奇而又有點想笑起來。其實這是象徵他的一個悲劇的。他曾愛過一個四川籍的女士，同時也是他的學生，而那位女學生也是愛老師的。只是兩人戀愛的關係，太多理智的成份。尤其做老師的，過爲莊重，一切熱情都盡量壓抑着，女的問他要一張像片，他却給她一張和人合照的像片，而合照的人除他而外，又全是些老態可掬的老頭子。女的到別個地方去了，他也不知道女的通信處，便從此斷了音問。大約年多以後，女的妹妹（也是他的學生）來訪他了，並責備老師的殘酷，說她姐姐走後，怎樣盼望老師來信，怎樣感到失戀的痛苦。做老師的驚痛之下，趕忙申辯，說罪不在他，他原幾次要去信的，只因不知通信處，而女的不該走的時候，竟然不留下一個。那女的妹妹馬上加以責備，說是正因爲留有通信處，而得不到來信才會痛苦的。借說不單是留個通訊處，且是一封簡短的信，有着請老師不要忘記他的學生，望老師多多賜教的話。做老師的大爲吃

驚了，火急要查出這信是交跟哪一個轉的。女的妹妹說明，信是交在他的一個要好的老朋友手上，這老朋友歲數大作賓許多，是作賓的忘年交，他極愛護作賓，對作賓希望極大，他不願意作賓跟那女士接合，便自作主張把信壓了下來。作賓明白這種實情，非常痛苦。同時即使飛電去申訴，也來不及了，因為女的年多盼不到音信，業已憤而斬斷情絲，和他人結婚去了。於是作賓從此留上了鬍子！

在這次重逢中，我們談到了過去的往事。他對我的賀姑父曾經使他不能考入學兵營一事，不但全然原諒了，還帶着感謝似的神情說：

「幸好沒有考起，像你八叔現在又怎樣了呢？」

至於他的父親，業已死了很久，但他父親留下的後姨，以及後娘生的兄弟他還懷着極大的關心，常常從教書的薪金中，分一部份匯寄她們。我想起他小時反對父親討後娘的事情，便覺得作賓能這樣體念他父親，繼其遺志，正顯出他對父親是極愛的，同時也是他做人忠厚，不忘記應幫助的一些弱者。

我們談到人生了，作賓微微嘆息起來，他把人生概括在「權錢閒幹」四個字裏，說我們沒有權，沒有錢，沒有閒，就只落得一個幹字。這幹字，我明白他是指一貫的工作。

。而我呢，都以為只有幹這一活動，才能使人領略人生的真實味道，即是人生的幸福。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都要得到平衡的發展。其他的權錢閒，那可說是次要的。我到南洋去半工半讀的時候，就深切感到此點了。而且這三個字都要附屬在幹字，即工作上沒有意義。權是工作的保障，錢是工作的報酬，閒是工作的調節，離開了工作的權錢閒，都算失掉了人生的真味，但工作而沒有權來保障，又沒有閒來調節，則工作又該爲痛苦的了。這也是我在半工半讀的時候領略到的。作實概括的四個字至少三個字是對的，只不過須分出主從的關係來。當時我對他的感想，並沒有發表以上的意見。我只贊成他那一個幹字，同時也爲他說幹字那種堅決的口氣所沉醉。

我同他在三濱港一個術堂內，合住在一道，打算辦一個刊物，並邀約了沙汀參加。經費則由北方教書的兩個朋友寄薪水來維持。我已動筆寫一首幾十行的新詩，名叫「海上交響曲」。但終於沒有實現，而作賓也不久到北方去教書去了。他因喜歡我這篇詩作就把袖隨身帶走。以後他還了意外的事情，詩稿也遺失。一九二四年冬，我到濟南去看他，他給我幾句動切的話。意思是不要把自己限在文學這個小圈子內，使我有着深刻的思索。

八二三事變以前，作賓忽從南京來了一信，說他要來上海創辦刊物，並說他看見了我的第一個小說集子「南行記」甚為愉快。我歡喜的稱贊，正如一個小學生作文，得到老師「肥圈」點一樣。他是從小就給我的影響和鼓勵的。許多年後，仍然有着它的偉大。不，這次想辦的刊物又和前次一樣，沒有成爲事實。前次失敗，由經濟，這次則由戰爭。前次失敗，還有些惋惜，這次却不在意了，因爲神聖的抗日戰爭的到來，已經敗住了我們全部的熱忱，個人互面的犧牲，正如失掉一些小小的愛物而已。

一九三七年冬天，我們又在武漢會面了，作賓東很樸素，隨身一件老羊皮外套，一根與衆不同的彎曲手杖而已。鬍子仍然長長的，只是有些微黃，我們好幾次在大江堤邊，蛇山坡頭，作着數年來未有的剖心的暢談。他先前那種凌厲無前的氣概，已減少許多了，到是有着更多的惆悵，苦悶，和彷徨，這是從來很少在他身上發現的東西。也和他保存在我心裏的印象不大配合。然而我却更同情接近了，他也於精神方面給他助力，文藝和藝術以外的助力。這一點我却始終是負責的。我正如他二十多年前的批評一樣，是個「頑固的素者」，只能固執的堅決不移的走自己文藝的路而不能走出路外，另走一條路，去援助一個需要援助的人，這一則由於我沒有更大的力量，二則我也怕，走

差不熟識的路，厭了自己，也連累了途中的伴。

現在一九四四年，我和作賓又快五年多不通信了！想起他曾給我莫大的影響和鼓勵，而我都不能回給他一絲一毫，我是深深感到慚愧難過的！

一九四四年，一月，九日，桂林。